

失落的夢幻



天行社總社最新出版：

愛狄密勒原著·李冰梅譯

冒險的故事

本書取材以近十二年間的上海為背景。唯其上海是個「冒險家的樂園」是個「萬花筒」般的社會，那它所有的局部或全部的動態，多少足以反映某個時期的中國之一角。益以全書矯矯生動的妙筆構成這五十餘萬言的一氣呵成的傑作，真是不愧一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難得可貴的說部。作者在全書掉置稱位，更爲當前罕觀的技巧。李冰梅先生費時逾年譯成中文，細膩暢達，尤可稱之謂臻於爐火純青的力作。有說部癖者不可不爭先購閱，欲從側面去看世界大局以求認識新中國之未來重任者，亦正宜先親爲快！

每冊實價伍拾元外埠另加郵費

鈔文書總	二十元
我的自傳	十五元
一個空軍戰士的日記	四十四元
降落性瓦斯	三十六元
海餘生	十六元
兒女	廿六元
學預記	十五元
世家書	五十二元
民主義問答	廿四元
天地網	廿八元
漫憶	十八元
學校素描	四十八元
盜	四十五元
抗戰	三十五元
新編	三十五元
滿城	二十三元
外埠另加掛號郵資每冊三元	

中國之命運一增訂本問答 每冊十元

總社：福建南平 社本部：紫芝坊

電報掛號：六二二五 電話：四九一

四川分社：成都祠堂街
 浙江支社：龍泉中正街
 溫州辦事處：溫州黃府巷

本社新書 歡迎全國各地同業經營

新書刊目錄承索即贈

幻夢的落失

——號五廿第版復刊叢行天——

編社行天

行印社總社行天

版初月四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1 - 5000

編者前記

一、天行報以刊載雜文及文藝作品爲主，四年來亦不少精華的嘔心之作。惟自民國二十九年以後在浙江金華所發行的，一部已出專冊，大部則於浙贛戰中南遷散失了。這一集，全自南平復版之後的一百期裏所選輯的。作者雖非「紅得發紫」的一羣所謂「無名小卒」，但從本集之中，可以看得出後生者在努力地耕耘。

二、本書純屬文藝作品的選集，共計三十三題。上篇爲散文，下篇則是小說。選擇了其中一個比較有趣的「失落的夢幻」以眉全書，並不就此算概括了全書；本來我們想名曰「天行文選」一集二集地出下去，可是爲求選得精一點，也爲了顧全以後所出版的內容體裁的分類，權決定這樣起名了。

三、如果印刷的條件允許我們的話，繼續選印這樣的集子，將成爲本社今後經常做到的一事。希冀藉此報慰愛護「天行」墾殖「天行」的作者諸友，也是我們欲爲讀者貢獻一些新鮮的精神養料的微忱。

編者

三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於南平

失落的夢幻 目錄

編者前記

上篇

默 莊：說讀寫	一
伍 堤：陽光	三
王紹仁：戰爭的幻像	五
倪 東：沉思之美	七
默 莊：信·善·愛	八
梁橋柳：一樣的月夜	一一
吳亦水：流離小品	一四
苔 蘚：南燕	一九
柳 虞慧：塔	二一
柳 芟：飛絮	二三
鐵 影：一個從征伴侶	二五
衣 雲：山院小簡	二七

幻夢的落失

安俠：失落的夢幻	二八
鍾能華：寒夜	三〇
默莊：笑吧，抑鬱的朋友！	三三
李正青：一滴水	三四
量天：火把	三六
周乾昌：山居感喟	三八

下篇

安俠：月餅的故事	四一
陳才：阿森	四四
熊：不懂愛情的爸爸	四七
柳虞慧：「白花」殘絮	四九
菲爾：攝影師	五四
寥戾：布穀	五九
苔蘚：撞童年	六四
沈霞冰：汽車上	六七
定言：途次	七一
亦水：房東及其太太	七四
柳虞慧：綠衣牧羊人	七六

錄 目

施舒予·同鄉·····	七九
鍾能華·病·····	八三
鄭長椿·強弱音·····	八六
黃皮書·無恥的上海！·····	九三

幻夢的落失

說 讀 寫

默 莊

高爾基說：「每一本好書，是一個梯子，使我從獸類爬到人類。」由此可知讀好書，是會使你的心變得善良，使你的靈魂變得更崇高，會給你有擁抱苦難者的憂心，更能够把那些自私，欺詐，偏愛的心理，飛向飄渺的天邊去，如果你讀着那些永不肯說真話者帶來的書，那麼，一定是像一根永遠看不見的線，把你牽到另外一個世界去，或是像一層濃霧，遮住了你見不到真實的有生命的世界，恐怕更會使你失去力量和信仰。

一個好好地希望着讀書與寫作的人，首先，得具有一個偉大的靈魂和熱情的心腸，還要有一雙敏銳得要發狂的眼睛，應該首先看到未來，像一個沉默的旗手，站在時代的前面，給人們作爲前進的標幟，也要像能吹着預言的喇叭的詩人，鼓舞起對真理的熱愛，對罪惡的憎恨，教育自己，也教育別人。

讀書，並不是有眼睛能認得字者，就能做到的事，因爲在未讀之前，應該對這書有能提出問題的能力，也還要有像外科醫生那樣能毅然解剖及廢除污腐的態度；那麼由懷疑而相信，也還不遲，否則翻得太早，實在是等於盲人騎馬那樣地危險的！與其因張開眼睛而後悔，倒不如不要蒙着眼睛而一貫地清新好些。

— 1 —

當我們喜歡結交一個說實話的朋友時，爲什麼我們竟甘願自己寫着不是心底希望要寫的文章呢？爲什麼我們竟甘願去讀說謊話的書呢？如果文章是可容許不用有真誠感情，那麼我們祈禱再出一個秦始皇，來燒這些沒有靈魂的書。如果說寫作者不必有自己一情感和世界觀，而只是像一個幕僚那樣必須寫主子所吩咐的話，那麼，我想文學還是讓位給那些公牘，八股，應酬文來充塞這社會。否則，便是把這些東西趕開，別讓它挨近文學的園地，來佔領半分泥土及陽光。

穿漂亮的外衣而受寒，倒不如得有一件質樸的棉襖，來得有益，讀書的態度如此，寫作的態度亦應如此。寧願裸體，却決不要讓不合身材的衣服來窒息你的呼吸；甯願去愛一個被社會折磨得垂死的病人，但却不能讓自己被一個只有美麗的外形而無真善的靈魂的妓女引誘去。

沒有話說的時候，應該沉默，但是當你眞感覺到有些東西，非吐露出來不可的時候，就應當採取自然的，樸直的，眞實的語言寫出來，不要因爲恐無了解者，就害羞自己的兒時。

不要憑主觀去塑造別人！讓一個人自由地發展着他的本能，這就是愛護天才，也就是教導別人學習。一個懼怕海浪奔騰的人，切不可因自己的缺點，就說不要海洋，學習讀與寫的人應該有此觀念，指導讀與寫的人，更應具有這一個認識。

讀書，是爲了使自己變好，寫作是爲的希望別人也能像自己一樣地變好，所以不能影響別人變

好的人，至少也得做一個書本的誠實朋友，虔誠地聽取書本的責備，勸告，祈禱。

相信吧！讀與寫是絕沒有平坦容易行走的路程！並且更沒有急速即能走盡的可能；只有在那險途上攀登而毫不畏懼勞苦的人，才有希望讓你達到那個會叫你有微笑的地方！

文藝復興的大畫家文西說：「藝術家要做自然的兒子，不要自然的孫子。」意思就是叫人去描寫自然，自己創作，不要模仿；讀書，亦是如此，要直接地去找老子（不！該說是教師或且朋友吧！）切不可間接地以別人的話當自己的眼睛；寫作，更要有做蓮子或且是做新父親的抱負，如此，讀書寫才有「先天」「後天」的優良因素，能夠自活，也能夠影響下一代。

陽

光

伍 堤

我愛陽光，正如愛那少女的兩頰紅暈。因為她有光亮，有熱力，在光亮和熱力的滋潤下，生命才有意義呵！

一個人，或者說是一切的生物，能夠離開陽光嗎？沒有了陽光，人將會變得甚樣呢？沒有了陽光，世界將變成黑夜，一切的生物全將腐朽了吧。像那坟墓中的屍骨，像那陰溼的牆角的污物，永遠是無聲地奔向寂寞的長途。

沒有了陽光，無論人，無論生物——宇宙中所有的萬物，都將失去了生機，變得不能想像的

呀！

我愛着陽光——我從沒厭棄過陽光。當那綠了芭蕉紅了櫻桃的季節，或披了陽光，徜徉在山之邊緣，仰望靜穆的天空佈上了彩霞，傾聽那枝頭的小鳥唱着頌贊春天的歌。披了陽光，我喜歡沿着溪邊走去，晶亮的碎石子閃着光，翠綠的田陌微微地嘻笑，穿過倒垂的楊柳岸，把身子斜倚在清淨的石巖，靜靜地賞那流水閃灼着滿璣的金光。那溫柔，那譁致，什麼還會比這更美麗更有詩意呢！

當着炎夏的午後，到溪中洗一個澡吧。那兒，也許有幾個頑皮的孩童正在潑水嬉戲了。陽光在那赤裸的身上篩着紫色的光。陽光笑着，笑着。跳下水去盡情地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吧，浮起身子，任溪水流向何方。

秋天了，要是你是個善感的人，對眼前的蕭颯也許覺得悵惘。行雲匆匆地流去，黃葉不甘寂寞地飛舞了，望着那葱鬱的叢山，望着那村上的縷縷炊烟，你也許將太息飄零無依的身世，寄一葉相思，給那顛狂的風姨帶向遠方……

可是，當那濃黑的密雲中透露了一縷陽光的時候，即使是枯乾了的心海，也會油然地盪漾起微微的浪花呵！

——過去，我曾經有過無數次充滿着陽光的夢哩。

而今是初冬了，早上起來，屋頂的銀霜散着寒光，衰頹的灌木枝頭的寒雀也正頹喪地啼牠的悲歌了。之後，你甘願坐在陰沉的室中受那寒風的奚落嗎？

呵！陽光，溫暖的陽光啊，讓我虔誠地歌頌吧，讓我用用神聖的詩句贊美吧！妳那有少女的頰暈般的溫情，妳那有少女的頰暈般的熱力，妳那有少女的頰暈般的光輝啊……

終於，我急遽地奔向陽光，在那暖和的牆角，我攤開了書本。

戰爭的幻像

Robert G. Ingersoll 作
王 紹 仁 譯

譯者按：本文是在美國（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內戰休戰後，開殉職將士追悼會中的一篇演說辭，譯者爲一著名律師，內戰時曾任團長職。這是一篇精彩回憶的文字，講者用「散文詩」的筆調述出，不啻爲當時絕好的寫照，更是一幅動人描寫戰爭的圖畫。這過去興奮的思潮，又在我面前湧現着，像夢那樣的離奇，恍惚。

我們又投入一響偉大民族解放戰爭的漩渦裏，聽到這準備出戰的前奏曲，那喧闐雄偉的戰鼓聲，清越豪壯的號角聲，又在響着。到處都是成千成萬的人羣和演說家悲壯的呼籲。在這紅着慘白兩頰的婦女們，同熱紅面孔男子們的集會中，似乎又窺見我們曾用鮮花覆蓋着他們的遺骸。

當着他們入伍到這爲自由而戰的軍隊裏，我們不再看見他們了，看到他們與他們所愛的人慘痛的訣別：

——有的和他所熱愛的情人，在那幽靜，而富有詩意的森林中，作最後一次的散步。他個在這將永久別見的當兒，纏纏不捨的低低私語，互相設誓着，願永遠保有那神聖的愛情。

——有的俯身狂吻着正在搖籃中酣睡的孩子。

——有的在接受着人們真摯的祝禱。

——有的緊緊的偎貼在他慈母的胸懷裏，而興奮得說不出話來，

——有的正在同他的妻子散步，他設法以平時的語調，用勇敢的言詞來驅散她心中的恐怖和悲

哀。

他們分別了，妻子抱着孩子站在門口，在這和煦的陽光下啜泣，他在路的轉角處揮動着手，似乎是對她說：「再會吧！親愛的，」她也高舉着他（她）這（愛）的小孩子，來回答。

但，他是走了，永遠的走了。

×

×

×

當着他們在飄揚着鮮明的旗幟下，配合着雄壯的軍樂，大踏步的前進時，是多麼的驕傲！他們進入到大都市的大街，經過喧鬧的市鎮，穿貫着這冷落的草原，他們爲了那不朽的公理，走上了光榮的戰場。

我們又和他們在一起，在這痛苦的野戰病院，疲倦的行軍。我們守衛在暴風雨中，和星光夜里，我們又和他們戰鬥的血紅的大峽谷裏，在交戰的陣地間，我們口渴得要死，倦饑只剩得奄奄一息了，像凋殘的樹葉一樣。

在堡壘戰壕的旁邊，他們的身軀，被槍子、炮彈貫穿了，戰爭進行激烈的時候，人都麻木了，都像鐵一樣的被僵住。

英勇的戰士們躺下了，他們爲了自由，爲了我們，而休息了。他們在他們自由純潔的地上，國旗下，在莊嚴的松樹下，憂感的北美松樹下，悲悽的柳蔭下，交抱的葡萄藤下，永久的長眠了。

在這愁雲的陰影下，他們不管日光和暴風雨，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無窗的寢宮安息了。世界上或是再來一次大慘殺，他們已經是安靜的在那兒，在兇惡的戰鬥中，他們仍是找到死的澄清氣息。我對於這些生、死的戰士寄託着無限的情感，歡呼給這生還的勇士，眼淚給這殉職的死者。

沉思之美

倪 東

智慧的芳香是幽永的，從沉思裏流溢出來的無聲的言語，有着無比的甘冽：愚蠢的曉舌不比在屋檐底下囁啾的麻雀高明，任何樣造作的塗飾也能給一個顏面或是靈魂添加一點什麼嗎？——寂寞的時候放你的靈魂出來作思想的散步，讓沉思在你的心田培育智慧的花朵吧！

一天中間，大地有三次給我們顯示了沉思的美麗。

在清晨裏醒來，你披起輕質的睡衣，走過密綴着清澈的露珠的草場，露水的清涼潤澤，使赤裸的足跟，柔嫩的草梢輕輕地把你觸癢；沁人的晨風拂去了你面頰上殘留的睡意，你深深地呼吸着，新鮮甜美的空氣充實了你的胸脯。這時候太陽沒有露臉的輕雲在天空迅疾地溜動，你悄悄地立定，讓無聲的微風糾纏着你的衣襟你的頭髮，望那祖靈着胸膛，寧貼地伸展着的大地吧，你會為那無邊的美好所攝服，田野裏青青的一片，籠着那不分明的早晨，沉進於深思的大地，顯得那麼端莊穆麗，使你像不意中朝覲自然的聖母本身，你面見她帶着慈和清新的微笑，凝目沉思，你會得湧流出無盡的欣喜，想跪下來吐露你至高的讚美。

你也不有那經驗嗎？在日夜起來把窗戶推開，凝住眸子遠矚，應同樣地，你會捕捉到大地沉思的安詳，靜穆的美麗，中午時分，太陽撐起金色輝煌的傘蓋，把光輝像溶解了的金液一樣傾瀉在大地上，你走到田野裏去吧，禾苗、艸葉、樹蓋、村落、草舍……全部在太陽底下閃耀着變成透明的，默默地吐散着濃厚的芳香，就像是置放在神的祭壇前馨香的燔祭。——那就是自然用他的智慧裝

點了的世界，當它沉浸在甯靜的深思中間，就顯示了它無比的美麗了。

同樣的，沉思給人以端莊嫺靜的美麗，一幅孕育着智慧的沉思的臉相，有着洞澈人心脾的光亮。當人沉入深思的時候，智慧在他的心理靜靜地燃燒，從那些雜質中間昇華，於是人的眼光由混濁而澄明，智慧的光亮在他的眉宇中間照亮，而且籠罩着他的全身。使他透明瑩潔如水晶一樣。那時候，他就有着早晨的清新，晝午的光明和深夜的甯靜。雖然沉默，却不令人寂寞沉悶，你能由他獲得新的啓示，接受到從智慧中流溢出來的更芳冽的無聲的語句：雖說清冷，却不冰結，只是叫你感到可親的爽人。

你不愛秋天裏藍得出奇的天空麼？你不愛沒有風浪時安謐的海洋麼？我將以那來比你沉思的臉相：崇高而明朗，永遠而遼闊，及清冽如山間的泉水，其芬芳如深谷裏的幽蘭……不，我說得不怎麼清楚，愛沉思的人會心裏明白，恕我曉舌了，請出來坐在星光底下，聽一天燃燒的星塊爲你說那沉思之美！

信·善·愛

默 莊

托爾斯泰說：『愛與善是幸福，也是真理。』指示人們把自己所有能給予的都獻出來，去熱愛別人，在別人的快樂中分享到快樂，也把自己的欣慰傳分給別人，不能希望別人來裝飾個人的理想，更不能把壓在自己肩上的十字架，移到別人的頸上，甯願去裝飾別人的夢，讓他人安靜幸福，絕不可希求他人來分管自己的悲哀苦果，也只能夠叫自己變成泥土，去填平崎嶇的路，絕不可夢想跳

躍苦難的階段，去求助於惡魔，唯有放棄個人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愛。宗教家的殉道，是爲了信和愛，因爲真理會導向愛情，愛情會昇高善心，唯有把真理放在愛的單位上才能產生毅然的自我犧牲，同樣，也唯有愛的驅使，才能引入向善，導人往高貴處去！還有什麼力量能超過這個行善的意義嗎？

生命不能離開愛，生活更不能失却愛，世界雖然醜惡，然而人們所以還留戀着的原因，就是爲着尚有這一線光亮，安慰着苦難者的心靈，活着實在是值得自傲的呵！因爲你可以被人愛，也可以愛別人，只要沒有絲毫的不潔心理，愛是崇高的行爲，也是神聖的表現，沒有比這更自由的了！因爲任何阻力絕擋不住一個人愛心的外溢，所以愛是要有忍耐，更要有古羅馬舊教徒那樣善良的靈魂，爲了信與善，寬恕、謀害自己的仇人，讓自己死得安靜，也讓活者活得平安而轉變成新人，這是理性的活動，更是超越感性的行爲呵！

不了解愛底廣大意義，是不能够明白地認識一個如神一樣地崇高者的！母親最愛不肖的兒子，爲着是什麼？篤信宗教的聖女，忘掉了自己生活，甚至於犧牲了最珍貴的紀念物，去救助一個陌生者，這又是爲了什麼呢？你難道像庸俗者的眼光去判說她們也是含有自私的目的嗎？老實說，沒有體會到「善」與「信」的人，是絕不會瞭解這廣義的「愛」的！

一個愛愛人類的靈魂工程師，說過如下的話：

「人類是一個最值得誇耀的指環，一定要去學習愛人類，視我們爲行星上的最美麗最特異的物象的時候，我們才可從我們的生涯底卑劣和虛偽裏面解放出來，懷着這樣的信念，我來到人間；也就懷着這樣信念，我將離開人間，而在告別之際，我毫不動搖地相信；總有一天，世界一定會認出人類乃「塵中之聖」。」

把自己的一生和廣大的人類緊緊地連繫着的作家，在臨死時，還這樣地殷望着下一代人人相愛，人人能愛和人人被愛，這是最高的愛底昇華——人類愛呵！

我們作爲一個人，就應該在現實中表示愛，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人類無數顆熱赤的心，把自己的生活溶注在無數人的生活中，與他們一同呼吸，受苦和戰鬥，化「小我」成爲「大我」，完全沉醉於生命的真諦中，這才是愛人類。

詩人拜倫，離開他自己祖國，却去愛那遠在地中海的希臘，助他們的獨立戰爭，死在那裏，這就是愛的火焰，燃起他的勇敢，也燃燒了他的生命，然而他的愛，因了真理和信念，却活在無數人的心裏，滋長成更強的愛了！誰能以他的短促生涯，而抹去了他不朽的善良人性呢？

爲着鍛鍊我們的愛心，讓我們記着密蓋朗琪羅的話吧！『愈使我受苦的，我愈喜愛』。現在是從苦難中孕育幸福的時候了，學習給人類盜火的普羅米修士和行乞的老人，把信·善·愛這三顆明珠，串聯在一起吧！帶着這份財產，傲然地走向人羣中去，拿摯誠的熱心，去溫暖寒冷者，不要以虛偽的同情和罪惡的金錢去買善良！要贏得一個人靈魂永恆的敬意，物質的賜予，是遠遜於真情的熱愛的！一個少女的吻及一個老年人的擁抱，對於飄流無依的孤兒，是一件多足以鼓舞他知道生的樂趣呵！同樣，一個人脫下他唯一僅有的棉衣服，去披在受凍而死者的身上，這樣爲愛及善而癡迷了的人，其行爲可不是與聖哲能相類比了嗎？

相信吧！我們原都是有善良的「信」與「愛」的！掘發出人類的本性，到處做「忘我」的癡傻孩子吧！別自作聰明地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更不要爲着報酬和某種目的去愛人，有信心，然後有善良的靈魂及崇高的愛情。

一樣的月夜

梁橋柳

兩座山，是兩堵狹隘的聳牆，不折不扣地，東西相向拘束我們底駐所。於是，無論太陽和月亮，我們都不能分有因它們的醒來而興奮，和因它們的休息而愉慰底心情。南面箝形的碼頭，逗引嗚咽的江水進來；當月亮把山影倒下江面，碼頭環抱的這灣江水，就更其黑綠了；伴着蟲聲，她有氣無力地幾次企圖爬上岸邊的巖石去。

有雅趣的朋友們忽忽地辦公、用膳、洗澡……，焦躁而忍耐地、仰頭守候那行將走進與地面作六十度至一百二十度弧內的太陽和月亮；他們吝嗇地支付這一段光陰，嚶啣這兩座障目的山壁。——其實，應該是感謝山壁的；仗恃它們，掩蔽了軍事目標的我們底駐所，使紅膏藥的轟炸機感到發見的困難；好幾次，在費時的偵察後，飛機膽怯而敷衍地投擲下各種大小的炸彈；之後，兩座山的背側，鑿上斑駁的白點，柳江漂浮着翻肚的魚兒。——如今，江上的漁燈，徘徊在蒼茫的夜霧裏，惺忪的眨眼。

今夜，是中秋——中秋的晚上還不是和別的晚上一樣？精神底胃口恆常的朋友，一用過晚飯，就嚷着鬧着，要趁天剛漆黑的時分，攀緣東面的山峯。去迎初昇的月亮。適才他們已經攜帶糖菓，佝僂身幹，踏過炸彈掘成的凹痕登山去了。地面上沒有賞月的閒情的，不會僅限於我，正如對賞月一事衝動的不只一人一樣：在這晚，人們要掏出鈔票來買糖菓；會因與別人備辦的禮物比較的豐缺，而生無謂的世事感慨；而且得打算明天，後天的一宿三餐（由於人多少還存點頭腦）。——他們

幻夢的失落

的豪興，是暫時的，浮游的愛惡的標準喚起的；是風俗催促去湊熱鬧的；或者簡直是主人公有意把「自我」懸擱起來！終末，他們底心扉磨磨的尺寸，會悔憾這舉動爲多事的。

月亮面臉沮喪着，蒼白的，晦黯的死色。鑲銀邊的雪朵，被風推送着，搥過星星的面前，在碧綠的高空閃蕩。萎黃的野草，浪着輕盈的步舞，緩緩地，像一支淒婉的抒情曲；牠們站定時，彷彿還餘下耐人思味的尾音。

東面山麓的茅棚內，政治大隊的同志用悲憤的低音，歌着「反法西斯進行曲」：——

數千萬人民大眾

在夜裏吞着眼淚

望着殘缺的月亮而憂傷

又不知道

多少青年人

過着下賤的苦工生活

還挨着狠毒的鞭打

承續的是顫抖的女聲底「嘉陵江上」：——

一樣的流水

一樣的月亮

我已失去了一切歡笑和夢想

.....

歷史的瘴癘，牽動個人的心弦；月亮在現在，已經不是古山林詩人詠讚的材料了！不是嗎？它就是災難的象徵：今夜好月亮，明朝又是火燙的太陽；七十天來，柳江四週望不到半滴雨點；小河道全可晒穀子了，莊稼人無處車水，禾苗只有低頭忍受煎熬。他們和它們，浴在這樣的月色下，不會短少一場吁嗟吧？

鐵肩隊的二等兵王老福，今夜又是醺醺的了。他左右顛仆着，像圖案畫一般的勻整，口裏含糊地哼着：——

.....

八月十五月光明

薛大哥

在月下

修寫書文

.....

上頭在晚膳中加菜，他多喝了幾杯，趁酒興，弟兄們相互參扶着去逛街。許是傻頭傻腦的鑽進臭汗羣中的人頭堡壘，拉長頸頸，死瞪一頓餅食店中一千圓大洋的月餅，隨後合夥湊錢，分啃幾個土米餅，才延至現在回來吧？早上兩百斤的重担，昨夜當衆的罰跪，全忘個精光了。

有知識（？）的年青人，爲要姑息本身的脆弱、時常造出「環境不良」等類的廢話，來作「轉

換工作崗位」的藉口。王老福他們不也是和我們共同呼吸這世界的氣氛嗎？他們不要記憶，他們的附着力膠黏住各種卑微的事物，乃能不倒翁似的地穩定。外來的東西永不能贏他們一仗，他們袒露的靈魂，正如他們底健康的皮膚。他們才是男性的花朵！

那些精於打算的人們，不過儘量擴充自己的食慾：到頭來，只徒添增因饑饉而染上的煩惱！

流 離 小 品

吳 亦 水

一、碼頭上

白日的煩囂已匆匆消逝。碼頭上剩下一片靜。

我兩手插在袋內，垂着頭，一步步踱下石級，終於倚在電桿上，讓黯淡的燈光落在身上。

袋裏，還剩下十二塊錢，也許還可以維持四五天，以後怎樣呢？——誰知道！

報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遠地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個大學生了。我也曾對着自己的名字微笑，在笑渦中找尋美麗的希望；但當笑顏消失的時候，悲哀立刻佔有我整個的心。對於我，一切美麗的希望都是水中的月，月在笑，是一個奸宄的嘲笑。

也曾託幾個朋友找點事情，承他們的情，願意竭力幫忙；但每次去討消息時，我老是看到他們愁眉不展的臉蛋。

我知道，他們都是窮朋友。

岸上，××糖果公司的汽油燈真够亮，那個菜館子裏的鍋子敲得響響的，又清脆，又動人；江邊什麼旅館的樓上有人在拉胡琴，那邊盪過來尖銳的歌聲：「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我從沉沉的回憶中甦醒過來，人，很是煩惱。

「唉，生命真是種可怕的嘲笑呵！」

一一、信

綠衣人走過我面前，沒有給我信，又匆匆走了。

什麼？仍是沒有信。我想不會的吧！

但郵差沒有轉回來。

半年了，半年了呢！沒有家信。

要不他們把我忘了？不會的！母親總是曬愛兒子的。三年前她不是送我上海船，大家都還流淚嗎？……也許她瘦了，但還有一樣喜愛我的哥哥。是的，他們一定會給我信的；信上寫着他們身體很好，家裏一切都很平安，而且還附一張母親的像片，依舊是她慈祥的臉龐，也許新添幾根白髮……

但我沒有接到它。

要不給鬼子兵檢去了，這樣厚厚的信？

我想不會的吧，不會的！一定是他，——郵差弄錯了。

「喂，郵差回來，再仔細看看，可有我的信了——那厚厚的從遙遠的地方寄來的……」
但郵差已經走遠了。

三、南國的月夜

我又想到了家。

打開西窗，瀉進滿地銀光；窗外柳梢兒在搖盪，是十二月了，還有柳柳呵，南國的初冬！還是江畔去走走也好好細賞一下南方寧靜的月夜。

又是月圓的時候了。終日飄盪，險些兒把日子忘掉。

天，沉默的，灰青色的雲天，有明月，還有點點繁星，江水抹上一片銀白色，碧波，綠漪，合着那映在水面的漁火，一齊閃爍不定。遠山分外清麗，古槐，蒼松，野樹，迎着那溫馨的和風，也都在對影婆娑呢？

什麼？家家瓦上蓋滿了濃霜！？

那裏盪過來一曲清歌，是終日飄泊的船家吧，多淒涼的調子。

鳥在悲啼。是杜鵑，南國的初冬會有杜鵑吧？

夜深，就帶點涼意。不是嗎？樹影兒已被拉長了。

今夜一定有夢。

四、路

輪在前面的，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黃泥路。

太陽剛剛打斜，天色還早哩；「到那邊去休息一回吧！」我們便在樹蔭中坐下來了。路上很少行人，一輛空車子急遽地駛過，揚起一陣泥灰。

額上的汗珠揩去了，又滴下來；破襯衫早已濕透了。

「這天氣真够悶人！」

一輪下來，臉正對着稀疏的松針，松針的背後是藍天鑲上白雲的圖案；白雲在飄浮，松枝兒迎風搖曳，是藍寶石的雲人在潛移，還是綠草如茵的搖籃在動盪？

我要在這裏找個夢，一個童話中的世界。

但同伴在催促我。

懶洋洋地起來，腰有點疼，背有點酸。……

重新背上沉重的包裹，檢點一下草鞋的繩子，我們又走上旅途。

路，躺在前面的，依舊是一條渺茫的道路。

又是一輛空車子急急地駛過，照例撲過來一陣泥灰。

「他媽的！」我的同伴在咒咀。

脚底已經起泡，今天還得趕二十里。

「唉，幾時我們走完這迢遠的長途？」

五、友情

感謝你崇高的友情，給我的旅途添上生命。

但如今我們就要分手了。

沒有淚珠，更沒有絮絮的叮嚀，因為你的叮嚀，就是我的叮嚀。

你也許還記得，我們一起在寧靜的山國寫下永恆的記憶，在幾百顆年青的心上刻上我們的影子

，以後我們便捲進時代的漩渦，你和我！

也會在那垂危的城市留下我們飄零的足跡，更在蠻荒的山國，度過一個僅僅得回憶的夏天。

最難忘那大港頭的剎那，我們偎倚在路旁森林中，靜待着敵機的蹂躪，兩架貪婪的獸機在上空輪流盤旋，機關鎗漸漸響過來，十多顆炸彈落在我們的身旁，冒起一陣濃重的烟霧……

以後，我們又在烽火中奔波，幾十次在荒涼的山村遭受饑寒的煎熬，幸而沒有一個時候，沒有我在我的身旁。

我們走過每一角荒蕪的土地，走遍人心的沙漠；沒有怨尤，沒有憂傷；因為我們在一起，我和你！

但今後我們便要分手了。

你不必爲我送行，因爲那是無謂的。也不必對我說聲「再會」，因爲，我和你，仍在一起！

六、我要歌唱

我愛龍泉，我愛浙江。

傍晚，負滿身風塵，流浪人奔波在龍慶道上，我和我的同伴數着沿途的路標，互相會心地笑笑。

「兩公里，」龍泉近了。

如戰士爲凱旋歌唱，我們引吭高歌，讓嘹亮的聲浪，洗刷飄零人的創傷。

夕陽吻在流浪者興奮的兩頰，我又彷彿回到那矗立在錢塘江畔的家鄉，在那裏，曾經埋葬我童年的心靈的歌唱，像我現在唱給龍泉的一樣。

我高聲歌唱，像我有一次從敵人的火網下溜到我母親的身旁（雖然龍泉不是我的故鄉），今天，我也一樣歌唱，爲了我那憧憬着的美麗的希望！

薄暮悄悄降臨，龍泉簇新的姿態出現在遠方。

我要歌唱。我愛龍泉，我愛浙江！

南

燕

苔

蘇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蘇軾：蝶戀花

你不是說過這是最使人迷惘的季節嗎？穠花戀蝶，芳草流鶯，正是這個時候了！

幾天前，燕子剪着嫩綠底飽含泥土氣息底春風，翩然來臨。瞧牠們唧着草泥在屋簷下重築起溫暖底新巢，我便想到你了，在這醉人的斜陽愛撫着流浪人底季節裏，你該康健，歡悅地馳騁在南國原野吧！

想到你。不禁又想起我們過去一段短短的值得留戀的生活了。

像幻夢一般地，我們認識了；又像幻夢一般地，我們離別了，僅僅兩個月之中。

三月底江南，和風透過抽着嫩芽底柳絲吹拂到人的面上，踏着如茵的綠草，那湖邊的一顆合抱大樹下，不是常留下我們倆的足跡？

那顆大樹，有着一段悠長而不平凡的歷史，人們對於牠，都存着一種神祕的詩樣的感覺，而牠

竟然在我們底生活史上寫上重要的一頁了。

有時候，我坐在樹根上吹着口琴，你嘹亮的歌喉驚起了枝頭的小鳥；有時則我們坐在一起，攤開着書本，共同研究一個問題。踏春的遊人，莫不投我們以豔羨的目光。我也驕矜着，我是這麼的幸福嚟！

一次，我正捧着冰心的「繁星」看得出神。兩隻燕子輕捷地從我們眼前掠過，而你低低的歌聲突然靜止了，許久許久沒有聲息，當我好奇的眼睛從書本上抬起，又順着你兩隻深而黑的眼珠凝注的方向望去，原來燕子正在茅亭的角落裏，辛勤地築着巢窠哩！

「我們不也可以有着這樣一個幸福的新巢嗎？」我在心上立刻泛起這樣的感覺，而當我的眼線從茅亭裏收回，不期然地向你一望，你那金剛鑽般的眼珠子，也正注視着我！立刻，鴨蛋形的臉上泛上一陣羞女底紅暈，頭忙着別轉去了，。雖然沒有明白地說出，我却知道你也與我有着同樣的感覺呵！

幸福的生活是過得那樣的短暫，正是杜鵑紅遍山野時，你匆匆地走了！臨走前，我們沒有留下任何更可紀念的一頁記憶，甚至於接到你從N城的來信，才知道確已離開了，驚詫你有着這樣的勇敢，欽佩你那不少抵禦的毅力，同時又是怎樣的慚愧呵，作爲男子的我！

「……平！過去兩個月的生活，感覺值得留戀嗎？是的，但可別忘了祖國是在漫天烽火中啊！讓那陶醉的無意思我的生活埋葬了吧！拿起我們的武器：你的筆，我的藥箱，投向聖戰的懷抱。……」

三年過去了，每逢燕子歸來春光如錦的季節，我便想到了你，藥箱裏的藥品該發生了莫大的效用，而我的筆呢！……

戰地裏該沒有燕子吧！其實，你正是一隻爲祖國建築溫暖新巢而努力的燕子哩！等祖國勝利底春天來到時，你將展着愛神之翅歸來了！

認識自己，認識時代，展開雙翅飛向自由大地吧！朋友！春天就在你的心底！

塔

柳 虞 慧

場子是延着城牆的，旗杆就矗立在城牆上，隔着操場，正對着我的樓。憑着廊欄遠眺，城牆外是一帶碧綠的水；水上沙洲、林園，後面突起的山，隱約起伏，坦而不卑；山頂上是藍天，旗杆上飄揚着的國旗正投在浩瀚的藍色裏。和旗杆一樣高的，是極左，濱水倚堤，聳立着的塔，從牠披着的漂亮花物飾的服裝上，可以看出是多麼年輕的「塔」。

出了我住着的這公園門外，鑽出右面的一個小城樓，再向左沿城牆走，沿城的小道走完，除了你要向山坡上去，攔着的是水門汀的塔的寶基了，塔就在這中間拔地聳天的立着。

塔，又是「塔」，塔和我的生活似乎太多緣了。

天台果然是好山好水清淨勝地，然而那雨簾聽松，晴窗掠燕相伴的仰然高聳的姿影已不可捉摸了！

在紹興，那大善寺裏的大善塔，我是在禁閉室的小格窗裏和它認識最深的，牠顯得那樣龍鍾蒼老，可是牠又那麼魁偉，晨昏有成羣的老鴉在牠的頂尖小樹叢旁盤旋煩噪。每天，我內衷的倔強的憤怒之火由我的兩眼從小格窗送到那塔巔的時候，我是多麼羨慕着飛的自由！但我終於脫了險境。

這之後塔和我絕無消息，然而我知道：昔日晨昏播送着多少和平鐘磬之聲的大善寺，竟已成了魔鬼火光血影的災場——而且，我至今還記得，曾經有一個文化工作者在這佛門之前活活地被敵人的火燒成煙灰。呵，塔給我難忘的創傷！

最明顯，最使我感傷的該是金華那如今已離開了人間的福安塔了。

在那裏，我早晨推開窗子，就可看到它高聳入藍天的身影；黃昏，我還可睡在牀上望窗外萬點燈火中它黑黝黝高高在站着，儼似一個守夜的哨兵。細雨早晨，我昂首在它的下面歌唱，月破黃昏，我在它的面前徘徊低吟……。於是我知道它悠久的身價與歷史，在那三個英雄爭霸的時候，東吳孫權的母氏建造了他，從此，六朝、隋、唐……。呵，塔呵！你和平的標幟，看過多少次英雄的白髮枯骨與斑血，看過多少次人間的鬪爭！

自從人間有了「和平」二個字，也就有了「戰爭」這回事，因為這人間有着嗜嗜和平的凶殘的野獸，因此，我們為正義而起來抗戰，因此，當金華這古城給恐怖吞蝕得漆黑的時候，我走向遙遠的方向，塔，你也辭別人間——為了不受做敵人炮轟的目標的侮辱，你毀滅在我們正義的戰士自己的手裏了！當我下一次回到金華的時候，塔呵，我說：我看到的已不是你高偉的軀壳，我流淚吻着的已是你的靈魂……。你的靈魂；真正的自由與和平。

在這艱苦地越過多少重山，來到這閩北的小城，今天，我的住樓附近，想不到又有這麼一個傲立的身影：不僅是它來點引我客旅思懷，來點翻我往事舊夢，却是我看透了它那古老空虛的架子，雖然，它的形表顯得比蒼頡的福安塔年青、漂亮、貴氣，它那美麗的外表，正像現在社會暴發的小伙子，尖頭拔腦地穿着一身簇新畢挺的西裝！

抬起頭，它告我它那動聽的名字：福星塔。

福……？呵，在這遠近響着炮火的時候，你是失去無福可賜予人類的安閑的態度與期歸的空虛的存在之價值的。我不想向你訴述我所看到的你的伙伴的遭遇……。

回到校裏，同事告訴我一段它的出生史，這小縣城裏一個財富勢強的告老的將軍，在他那成名得意的一年，爲了懺悔他昔日年青時作匪的燒殺凶殘，福星塔，在他的命令下用農民的血汗生長的。

塔，它就是那麼巍然高聳向藍天。呵，迷幻的塔呵！

飛

絮

柳

芟

——也算是情書之一——

我還年青，我和你一樣的年青，雖然因爲工作上，常以嚴肅的面具戴着走上講台，在你們的面前。這樣，你們一定以爲我太冷酷，像一個給耶和華所遣使的傳教士一樣，祇會敷衍生命於唇舌之間，其實，一下講台，我是以怎麼難堪的心情，扯去了這無形的面具，把脚步拖出教堂，我放開喉嚨笑了，唱了跳了，我看到春天正在眼前，我需要春天，也需要火熱的愛情。

似一個孤苦的行陀我嚼盡了人間的淡樸我的行杖祇配敲在山寺的石橋上，這是注定（？）的命運。然而我明明像一隻南來飛燕，爲追尋春天，飛越了無窮的山嶺，我的歌聲，是爲了山園明灼的花前，追尋着失去的伴侶而唱起。去年，一枝行杖，一個行囊。我舉起草鞋脚，在烈日下，在風雨

幻夢的落失

中，跨過了仙霞嶺，從浙東走到閩北，給病痛嚼，給貧苦摧磨，……。在未來到你們這裏之前，我以為我該是苦難的一個來到這兒以後，我方始曉得有和我一樣，同時給砲火驅來的，更苦難的一大羣。比起你們來，我也可自慰，自豪（？）了。不是嗎！你們直到第二個春天在異鄉開始了，你們還爛着給遠程走傷的脚，你們還有抱着病軀躺下的，——你也是這樣的一個，但當我聽到你們的歌聲起來時，我悲哀殘冬祇留在我一個人的精神上。我是懷着怎樣的心情，走近你們的領土，爲了我尋春天，我的心要跳出喉腔；我是懷着怎樣的誠意，增加了多少勇氣，要想播下一點良好的種子，給你們採摘健美的果食。

來到這山城裏，也有女郎給我慷慨的愛情，要是愛情就這樣輕易於隨地採拾，那是把痛苦也當做甘泉的人生。像已往多次一樣，當我看清這些人間的尾巴以及比賣笑女更無可原諒的輕佻的笑着時候，我把那富貴的女郎從身旁推開了，站了起來；要是思想的前面有希望，那麼，我們不是一條路上的！我說。

或許這樣有人說我冷酷，也有人說我驕傲；那不正該珍視我的冷酷和驕傲！
謝謝你給我純潔的愛。

什麼時候在無意中從一本書中得到你的藍色的信箋，我是幾乎被感動得流淚了，那寥寥的幾個字一個個有力的跳在我的心頭；你說你常生病，你說你天天流淚，這在像你這樣一個出身的女孩子，在這樣遭遇下是難免的。這兒有許多孩子和你一樣。我正要用我一點僅有的熱火，爲你們發光。我至少應該在你的生活上爲你減少點疾病的威脅，在你的精神上同時也就是我自己的精神上，插上一朵鮮麗的花朵！

你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我奔放的熱情，我勇敢地……。

還敢鄙吝我的一絲一毫嗎？我決不因爲一個窮教師的身份而戴起冷靜的帽子，我正應該隨你們歌唱。

然而，如今明白了，我悔恨我早年讀書，想不到一個所謂「教育工作者」者應該是人間最罪惡的人，應該是喪失去了人類的真情實感的冷東西。每次不得不戴着嚴肅的面具走上講台的時候，每次受了意外的壓束的時候，我幾乎憤怒得要哭了……。

讓我們勇敢地打破這些枷鍊吧。願意爲你改造你的生活，使你走上快樂健康的綠野。爲我們的光歌唱！我們祇有勇敢的做去，「力行」正如天體的運行，永遠不息，這是我們的精神，讓我們別依戀過去的溫暖，讓我們忘了眼前的痛苦，讓我們在學問上多多檢討，在我們眼前艱苦的生活過程中互相鼓勵勇氣，——這應該也說是你所需要的愛情吧！

一個從征伴侶

鐵影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呂戰場上往來飛行的數百萬子彈中某一粒子彈，射進了他的胸部，假如他能够正確地穿透心房，即刻解決他僅僅十九歲的生命，那不是更慈悲嗎？但是他可惡地稍稍偏右，使他倒懸在生死的大門邊兩天之久。

他跌倒在我身旁，兩手在空中猛攔，像是要抓回漸漸遠逝而去的生命，殷紅的鮮血——生命的流質開始沁透骯髒的軍衣，每一次呼吸，血泡從破爛的肺囊裏倒灌到他口鼻裏，嘶嘶作響。十九年內小生命，漸漸從他每一次苦痛的呼吸中逝去，

失落的夢

一個久經砲火的軍人，對於悲哀或恐慌之類的感覺是非常遲鈍的，並且，許多更重大的事情需要我在這個生死關頭支撐着，所以我僅僅簡單地察看一下傷口，趕緊叫看護兵抬走了，和處理一個普通受傷的弟兄一樣。

在戰鬥告一段落以後，悲哀開始乘隙從心底鑽出來。

這不是他嗎！兩年前，我們學校裏算是一對模範朋友，那麼親熱，甚至有人笑我們在同性戀愛，畢業以後，他百計營求使我們分發在一個部隊裏，兩年來，我們一起在砲火下躲過一次次危險，一起用不可捉摸的命運來和死神打賭，不久以前，他本可以調升別一團連長，但是經過他再三請求，願意犧牲前途，留在這裏當我的連附，為的是我們至高無上的友誼。

現在，窗外是淒楚的黃昏，我守着他臨終的生命，他用血腥的微息告訴我，這是意料中而且是必然的結果，他要我不要為他悲傷，他以他留給我的悲念為莫大罪過，在他臨死時唯一放心不下的，還是我們的友誼。

一點鐘，一分鐘，時間造成他十九歲的生命，現在時間又催促着生命離開他，死亡的黑影爬上他的臉頰，血泡無窮盡的從他口鼻裏冒出，像是一串可怕的毒蟲，他和我緊握的手，漸漸冰冷，漸漸無力的放鬆了。

十九歲的小生命呀！你不過是枝頭初長成的青果，被大時代的暴風雨吹落了，但願你能够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增加一份小小的肥料吧！

兩天以後，長江北岸廣濟附近一個土邱上，葬着他十九歲年青的屍身，一塊墓碑上刊着「陸軍砲兵中尉陳慶和之墓」，算是他留在這個世界唯一的物件。

山院小簡

衣 雲

××：

來到這省境邊緣的叢山中，一直就在煩鬱的情緒與艱苦的生活下過着你們想像不到的日子。這也許是難免的。我却不想懦怯地向你訴苦，也不打算怨艾誰，更不是自餒地有所希冀於何種的想頭。祇是在作爲懶於提筆的脆弱理由底掩飾。

人類幸虧有不自滿的心，一切動力的發源才有不可思議的作用。有些地方呢，我們倒還是引用並勉爲實踐那些「知足常樂」之類的格言較來得好些。因爲我們知道某些事物於某些情形下是呈着互相消長的關係，而且是不很重要的。

那麼，這些事情又值得如何去重視呢？千百萬人在呼吸着霉濁窒悶的空氣。多少人在挨着慘酷的鞭撻，忍受着難言的苦痛，而我們只是以舌尖嘗到些微的一點，難道就要縐起眉來吐着大口的唾沫嗎？那才顯得懦怯！

這裏我告訴你一些該認爲生活上的趣事。你定還記得我們在中興裏一位先生要我們做到「生活如原人，知識如超人」的話。我們真的在努力實踐，慚愧的只做到前半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還不到。不過這又怕什麼，祇要我們肯學好。我們現在每天每人吃十五兩米。平常吃二粥一飯，有時甚至三餐是粥，午餐時加一塊甘薯。有時吃三頓爛飯。只要在十五兩的圈子內，我們儘可以變花樣。就是夜裏討厭點，說不定要起來兩三次，睡夢中有时真急得够受。

「何不食肉糜」，僻鄉缺米，肉店主神通廣大，豬肉倒有，反正評價限價與此間無關，根本這兒無布無價。喝粥佐以肉，因此我們很可以敬啟那拉皇帝：「陛下，我們正在吃肉」！你那廂羨慕不？算是戰時必修科之一吧，我們必須實習這一課——烹飪。有人做得一手好菜。甚至有紅燒肉出售。只有我這樣粗心的，每次不是淡的要命就是鹹苦了，總調不好味，過於不放心，燒焦的時候更多。我們還可以從化學室裏偷一點燒碱泡鴨蛋做松花吃，這時候菜是收割期，我們都買來醃起來準備四月無菜時用，真像蟻蜂們過冬前的忙碌似的。

有如逃世的修道士——其實真沒有兩樣。我們與荳結不解緣，幾十粒鹹豆，一二片豆腐，自己備上塊把豆腐乳，再到隔壁喝一碗豆腐漿，豆腐皮還得搶着買。說起來我們的精神都還好，照樣整個下午實驗實習，跳高跳遠，打野外……。有健康的精神，比起那些萎靡腐化了的，物質享受稍差些，我們很可以自慰，也許還能含點驕傲的成分，因為我們經得住。

無須對那些奢侈的虫們動半點心，我們不屑去正視牠們。牠們的罪惡自有公正的裁判的，我們呢，將快樂放得遠一些，這樣，反能使生活更有生氣，你同意這說法嗎？
春天的晴朗裏，祝你有一個好心情！

失落的夢幻

安 俠

——寄王珏

昨天夜里，在夢中，你來了，你依然穿着那件紫色的毛線衣和那條編織得非常細緻的圍巾，那

正是我常常稱贊你的那一套頂好看的衣服。你應該還記得，在靜岩到石梁去的大路邊草地裏大樹下，我會經傻里傻氣地把那線衫和圍巾比比晚天的霞彩的，而且，我們也會經像一對情侶般計劃過我們未來的茜色的生活，我們那時是如此地無邪，如此地天真。

可是，現在，一切都被現實扯得遙遠了，而且，在分別之前，我們還鬧過了一些不必要的憋扭，這使我尤其覺得以前的事情像一個夢幻。從分別到現在，短短的僅僅將近兩年時光里，人事滄桑劇變得已叫我們刷淡了許多夢痕，但對這一個我們友情的白璧上的微瑕，確乎沒有一刻在我心頭上淡忘過。差不多是常常，有一種不可知的情愫迫着我去翻開我們分別的前夜在雪亮的煤氣燈下面你爲我寫了兩張密密層層的「臨別贈言」的紀念冊子：「……我們的友情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僅僅兩年不到的時間，它從初識而建立到最高峯，又從最高峯落到毀滅……我們的友情建立得太快，有一個時期我們簡直是形影不離的。就因爲建立太快，所以毀滅也愈快，就因爲太親暱，所以冷淡起來也愈見其甚，這就是犯了「滿」於是「溢」出來了的毛病……」每次讀着這幾句話，我就挨受那負情的鞭子，上下揮動抽打的痛苦。在昨天夜迷曠里，我就向你作一次失望的懇求，我希望着在夢中你能給我一個贖罪的補救。

二年以來，你的影子在我的夢中一共出現過三次，每次你都是穿着那紫色的衣裝。有一次，你騎着輕快的腳踏車駛來，我看見你的紫色的圍巾被風激蕩着向後面飛飄着，跟着一縷秀髮。我揚着兩隻手招呼你，可是你却像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似地匆匆向另一個漂渺的遠處去。甚至不再給我一瞥寬恕的眼光，整個只留我一個紫色的影子，叫我自己去揣摩深思，接着便如同遠天的晚霞的被黃昏的翼子所湮沒一樣，你的影子慢慢的淡下去淡下去，而叫我跌到空虛的然而惹人沉念的深淵里。

茜色的生活是我們所要尋求的，然而這也僅僅不過是要「尋求」罷了。我知道，你現在是潛伏在正掀着飢饉的狂潮的你的劫後故鄉，過着和茜色生活相反的灰色的生活；而我呢，走過了一段苦難的路程之後，現在也正在打發着淡藍色的而其實却是灰黑色的日子，這刻版的灰黑的生活，它把我磨折得像一顆光扁的石彈子了。

如今我們只好在夢中去尋求那美麗的日子和幻想了，（縱使在清醒以後受那失望和空虛的刑罰也願意。）我們再不復能够並肩在初夏的原野里釣蛙兒，再不復能够在滿天星斗照臨下的靜岩大道上比賽着跑步，再不復能聽見你在音樂會上嘹亮的歌聲，也再不復能看見你的明亮的眸子，眸子照澈我的心胸了。我是負着深深的惆悵，我的惆悵像鉛塊一樣的沉重。

我要非常虔誠地祝福你，而你呢，應該把生活過得剛強一些，勇敢一點拋開你的荒涼的故地，向着南方的這里來。因為這樣，雖說不過是從這一個灰色的生活走向另一個灰色的生活，離開茜色的生活還遼遠得很，但我們失落的夢幻不是可以拾回來了麼？！

珏！抖擻起來吧！我展開着雙臂，在期待着。

寒 夜

鍾能華

大地馴服地蜷伏在夜神的腰際了，所有的一切，都像沉醉在深黑的海底。

只有那暗弱的燈光，還像怕羞的姑娘輕輕地顫動着肢腰，頻頻地顧盼着莫測的陰沉。黑暗的斗室中，惟有她才是光明的化身哩。

對着暗弱的燈光，不禁使我勾引起無限飄渺的寂寞。我記起詩人愛羅先珂的咒詛來了：
「寂寞呀，寂寞呀，沙漠般的寂寞呀！」

這里只是一座幾十戶人家的山村，沒有爵士音樂的喧囂，也沒有么五喝六的酒館大餐廳，更沒有車水馬龍般的都市的熱鬧……呵，何況是在夜里呵！

我凝望着燈光，燈光開了花——一朵鮮紅的美麗的花朵。然而我是伏着衰老的書桌，隆起了背脊。我不敢挺直身子來正襟危坐，因為我害怕着：光亮的後面有着莫測的黑暗的深淵。我不敢把頭轉向左右，因為我害怕着！因轉動而零亂的陰影中間，會有巨大的魔掌伸出來並張開血盆大的口啊！

我顫抖着，寒冷澆着全身。……

我偶然從那無遮欄的窗口望去，板樣的鉛灰色的天空和那被夜神着上了黑色的屋簷，湊成一幅簡單的圖案畫，向下瞰視着，恐怖的翅膀也就毫無顧忌地伸向四方。

我繼又低頭來，頭部因了燈光的照耀而有了光輝。我的手雖因了過分的寒冷而麻木，但給光照着，似乎也有了溫暖。破舊的筆尖，也因此漏下了時斷時絕的字跡。

在日里，我是沒有餘裕把思緒拋到遙遠的過去和遙遠的未來。現在，我開始慢慢地抽着回憶的絲了，我聚精會神地溫那褪了色的舊日的夢：

祖母慈祥的臉和溫情的手，一年前家信告訴我祖母逝世的消息時，想像中的慘白的臉和那乾癟的手；父親嚴酷的目光和我初次上城讀中學時的一個星期日，父親看到我因洗過衣服而濕潤的手，在回家後的第一天晚上竟哭了一夜的淚眼……這些，開始在我的腦海中浮現着盤旋着。

母親已臨到風燭之年了，而今却在塗上了恥辱之色的故鄉度着艱困的歲月啊！

閉起了眼簾，我又想起九月間去世的伯父以及年老的大媽媽……所有曾經愛過我的人們。過去有一串悲酸的淚，也有一串歡樂的笑，然而，想到了悲哀的往事，我再也沒有心緒去翻閱過去的歡樂了。

過去是寂寞地溜走了，而眼前又是那般的死寂，燈光在寂寞中開了花，又在寂寞中消逝了；夜神寂寞地攫取大地，明天又得寂寞地將大地交還給侵晨的光曦。一天寂寞的日子過去了，接着又是一天寂寞的日子的來臨。

在寂寞中流去了年華，增添了一分歡樂，也增添了一分悲哀。

可是，未來是美妙的呢，讓我憧憬未來吧。

未來，是一段無止境的路程，需要以無比的勇敢跨越前面的荆棘蘆叢。在那路的盡頭有一朵鮮豔的花朵呢，有一位高舉着火炬的女神呢，她正在招手同呼喚哩！那面，天空正呈現着五色的彩霞，有無數鷹隼在翱翔！那面，有一座莊嚴而巍峨的宮殿！那面，有一顆心，正滴着殷紅的鮮血呵！

我要以飛快的速度奔向那面，在到了一剎那而享受了一剎那之後，就立刻死去——在鮮花的旁邊，在女神的旁邊，在宮殿的旁邊，在鮮血的旁邊，彩霞映照着我最後的一口鮮血，鷹隼掩護在我的上面……。

那不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嗎？

然而，眼前的死寂和那尖峭的寒風，即使有那暗弱的燈光，還能溫暖憂鬱的心情嗎？守着戰慄的殘燈，心底不禁攪起不平靜的浪花。啊，難耐的寒夜呵！

笑吧！悒鬱的朋友！

默 莊

「山國的文兒呀！你是知道心的歡喜，和生活的甜蜜的；你的火熱的天真的視綫，是表露着愛情和歡喜的！」

「我的朋友啊！請帶着微笑，接受自由的「繆司」的賜予吧！我奉獻給你的謫放的七弦琴的歌唱，和自己的受了靈感的開眼。」

對着你，我是寫不出詩句的！所以我只能夠借大詩人普希金的獻詩，來拋進你的心靈，先讓你細心體味這詩句的意義後，再來諦聽我的祝福。

在這具有生命火焰的季節裏，爲什麼你要皺着額角，像突起的山峯呢？爲什麼讓世俗的風塵，遮住你的視綫而吹走了你的天真呢？是沉腐的回憶翹掉你發亮的心境？抑是沉默的空氣使得你收起將顯現的微笑呢？對着我，當已經給你帶進有聲有色有光有愛的門檻裏而時，爲着什麼原因，你還是給沉鬱綑束住呢？

活的人生給褪色了的死記憶折磨着，是千萬個不應該的！新的希望既然已經浮上你的胸頭，那麼就該好好的讓它自然地隨着本性去發展；縱然希望像一陣青煙，容易變成幻想，可是只要能相信你自己的決心；生活並不是悲劇，更不是虛渺的夢幻！這樣你就可以獲得生命的真諦了。

我深知你是有一團燦爛的理想裝飾在你的「大海」上！你所以沒有染上一般人的劣根性未曾隨庸俗的濁流而去，就是因爲你幸好還是一個未懂人情世故的孩子；我敬愛你有善良的心，也敬愛你

有不平凡的希望，從人們間接的敘述中以及你自己坦白的吐露中，我知道你一向是在寒冷的寂寞的家庭裏，送走一串串日子，數着一團團的失望，家庭的溫暖不但使你軟弱了身體，而且險些兒毀滅掉你美麗的希望！如今，你既已經明白你有着走不盡的路途，和風景似的生活，那麼，首先你應該抬起頭來，讓你的眼睛閃出火焰，更讓你的朋友站在你面前時，見着你的微笑而感覺到溫暖。

你看！太陽在笑，流水在歌唱，爲什麼你不張開你青年的歌喉呢？行乞的流浪兒，也對着這慈愛的季節，自然地綴上笑痕在嘴角了！爲什麼你却不能順應着自然的趨向呢？告訴你！朋友！違背本性，勉強地去適合環境，是罪惡，且是不應該的！善自使理想裏的一束束希望萌芽吧！當你能够見到希望的花朵開放時，你難道還不肯跳着笑着地生活下去嗎？

在這長途的生活歷程上，要避免疲倦而顛倒在中途，除了你應該具備的條件外，第一你應該讓你沉鬱的眼睛快活得有光亮，其次，你應該會驕傲地笑！笑着你行走艱辛旅途的決心，和興奮地唱！唱你自己的快慰去鼓勵你同路的伙伴。

一滴水

李正青譯

它可能是尼加拉瀑布的光輝的一部份，所以它有一個光明的事業。

或許是盆或桶裏的一個肥皂泡，因此過着一種沒榮耀或光輝的工人的安靜及和平的生活。

如果是聖水，那末賜福于新生的嬰孩。

把牠混入一杯威士忌中（按：酒名）牠就變成一個閒人或一個天才的好夢的一部份。——快樂

友的物質和伴。

牠可以煮成你姨母瑪利的茶水，這杯茶將有一股香味，所以瑪利姨母非常高興，她會寬恕你的過失，而在律師面前把你認為她的嗣子。

一滴水可能是一個人臉上的汗，牠能表出辛勞，苦痛，或悲哀。

牠可能是一個愛人嘴唇上的幸福和快樂；由天而降下的雨滴，沙漠中的黃金；北冰洋的水，一條雨虹一個沼澤；一滴快樂或悲苦之淚。

牠是千百萬的微生物的家庭，戰場，搖籃，和坟墓。

在牠裏面是一個宇宙。

一滴水……：一只麻雀會來飲啜它，它能使他感到極短時間的生活之快樂，後來它消失了它被遺忘了。

或許會有個詩人飲他；那末這光輝將變成一首光榮的和不朽的短詩。

它也許是花朵上的一滴露珠，花朵會用小嘴來飲它，它或將被聚集起來。蒸餾過，而成爲抹在一個可愛的少女白頸上的香，因此這滴水可以成爲一個愛人的誘惑和迷力。

一滴水或許產生香烟的烟霧。

它可能來自一個工廠的烟窗。

但是，它常常變成烟霧和塵埃，而烟霧和塵埃又將產生一點新的水滴，仍能死亡和新生。在天堂裏也可以找到一點水滴。

然而永遠不會在地獄裏。

(二月十九日譯自環球文摘 *Universitas Italiana* 原著)

火把

量天

黑沉沉的夜，沒有一絲風，我獨自躡行在一條泥濘的路上。

路滑得使人不能舉步，原因是前數天不斷地下着雨，而昨日又晴了一天，今天天氣本來並不十分開朗，又是這條有名的「稀爛公路」，升一腳踏實的一步，才另外再開始將另一腳踏過第一隻脚，最初的步與步用距離是相當大的。可是，越向前走，可就越滑，步與步間的距離也就漸漸的縮小了，而夜又如一個黑色的幕布，向四方籠罩下來，路面由「稀爛」變成「全爛」，時間由「黃昏」轉到「暗夜」，我終於摸索着，已經不是在「開步」，而整個變成「拖步」了，當然囉，走路的時候也更長了啊！

在現實的痛苦中，是能記起過去的歡樂的，黑暗中是熱望光明的。我突然對於那一枝枝甘蔗似的火把覺得親熱起來：「要是我有一個火把可就多好啊！」我心裏低低的念着，沒有別的夜行人，就只有我一個，一種孤獨和寂寞的思想，使我感想悲哀起來。

看看天，一些沒有亮光，整個天空，就如潑了一瓶非常非常濃厚的墨汁，黑的使人透不過氣來，再向四周看看，一面是一些山壁，怪狀而又平靜地睡在原野中，一面是田，綠色的麥穗，被數日的風雨吹打得彎着頭兒，在喘着牠呻吟的呼吸，我想對着大地喊一二聲也好，但卻似乎發不出聲來

這不至錯誤吧！呵！就在這相距不到數十步的地方，一點光明，在幌動着。不錯的，這是一束火把，決不至是一支，一支的火把是不會這樣亮的，至少是二支，或者甚至四支，五支……」向他去討一支火把吧！要是他不肯，就向他買一支，就只要一支呵！」

這樣想着，我就加速了我的脚步，我跌了交，但是，我並不感到痛，終於，同他相距可有五步左右了，我喊道：「拿火把的朋友，請等一等吧！」

「是那一個同志喊我？」回擲過來的，是一個溫和的聲音。

現在，我是同他面對面了，他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他，似乎很模糊似的，我用着抱歉的音調請求他給我一支火把，因為他手中在燃燒着的共有三支。

「對不起！」他說：「我不能給你火把。」

「要是你不高興送的話，我可向你買一支。」我退一步的回答。

「可是，」他音調非常堅決：「我這個火把是不能用金錢來換取的，更不能作一件禮物，贈賜於任何人，因為，這是光明的引者。」

無論怎樣請求他，同他商量，他總是不答應。

他看了看火把：「同志：沒有別的吧！你看，火把又將燒完了，我又要更加堅毅的去換取來接上，……再會！」

我拉住了他：「那末請問你這火把是那裏來的？光又從何處來的？」

「不要就攔我的行進時間，黑暗還長呢！」他用力掙扎着我拉住的他的衣角：「火把是要自己投身在火爐中的人去取來的，光明是用堅毅的勞力去換得來的。」他走了。

我惘然地看着他向前走去。……

「記住！不獻身在大火爐中，是我不到火把的！」他重重地說了一句。突然，我發覺我自己是睡在牀上。

山居感喟

周乾昌

自從擺脫了鍊獄中的生涯，我帶着異樣喜悅的心情，懷着豐富的希冀，在萬物蕭條的冬天，邁着脚步投向一個靜僻山鄉。

山鄉里有的是恬靜的氣息，寂寞的藍空，和從黃到綠的顏色，我就這樣拖着疲倦的流浪腳停息着了。

海洋里的歌燕，沙漠上的鈴駝，在艱辛旅途中：偶然發現葱綠色的岸邊和草原，是應該為生活的塔燈而歌唱的。我正像歌燕和鈴駝一樣，在無邊的沙漠里得了一塊棲息的園地，讓流浪的生活暫擱在自然的一角，重拾我好靜惡動的生涯，編織我生活的理想之夢。

過去我是小朋友的褓母，我乾渴了口嘴，為小孩們幼稚的行爲而呼喚；我憔悴了面容，為小孩們心田裏撒下去理智的種子，我像夜空裏的流星在碧綠的天上劃上若干凌亂的銀色的線條。一年、兩年以至五年，我沒有灰心，我沒有俗念，祇覺得孩子的歌是和諧的，孩子的笑是天真的，孩子的哭是自然的，孩子的一切活動都富有蓬勃的生氣的，純潔無瑕的。我親着孩子們笑，孩子們亦爲我而跳着了。

自從去年五月石榴花正殷紅的季節，洪水猛獸驅策我離開了孩子們的隊伍，現在生活像一聲城

痛，使我和孩子們遠遠地隔離開去，已往美麗之夢，時時像美麗的圖畫，在白天裏浮現在我的眼簾，心坎里湧起了像刀割一般的回憶。我爲過去美麗的生活而依戀，更爲着過去的孩子們美麗的笑影而默祝，一方面我在懺悔，一方面我在憤怒，罪惡的鬼子埋下去我泯滅不掉的仇恨。

在今天，以一位平常捏粉筆的教書匠，偶然以壯闊的步武，跨進了嚴肅的隊伍里來，心里實在羞澀，硬想雄糾糾一下子，卻挺不出如壁的胸脯來，生活的機械，猶如鐘擺和齒輪，每天看到案頭的文牘而皺眉，嗅到窒息的空氣而沉悶。但有時亦聽到雄壯而嘹亮的歌聲而悠然神往，目視投向大時代熔爐里鍛鍊的青年羣而肅然起敬。國旗和太陽熱吻着，國旗被風神狂掀着，這一切，賜予我莫大的啓示。

生活的困難，一天加重一天，數年來積貯的行囊，盡付諸浙贛烽火中，恬靜的桑園，也印上了無數的敵魔脚印，什麼都完了，剩下的是什麼呢？爲着運道的窮蹙，我沉入罪惡與苦痛的深淵了。組織不健實的家庭，是經不起暴風雨襲擊的，鬼子的毒脚揭開了潛伏在家庭里的黑幕，如今；我感覺到家庭賜予我的盡是苦痛，並沒有一絲溫暖，我過去不能咬斷家庭的鎖鏈，重壓在我的心上，從今天起，我該爲這苦痛的鎖鏈的擊碎而微笑了。

現在：這靜僻的山鄉，蓋着古世紀的帽子，無數的青年都熱戀着它，其實；它沒有一樣可以值得留戀。我在山鄉里呼吸着，也有半年光陰了。山峯像鐵桶一樣，舉目是鉛色的石塊，傾耳是淒涼的禽語，現代的空間，卻還是原始的情調。像霉雨天，火的季節，生活的感覺，便是像一張潮濕的白紙。

這次冒着風浪，在人生之海沿試渡，可沒有娜拉那樣大胆的精神，雖然我有不屈的壯志，却沒有和離奇的人生、週遭的環境戰鬥的勇氣，於是，我望着征途黯然了。

幻 夢 的 落 失

由於自己的經驗：我才感覺到野馬馳騁的辛勞，娜拉出奔的苦衷，如果不是受了青草和幸福的引誘，那人生又何必把短促的旅程，拉上流離顛沛之中呢！？

月餅的故事

安俠

中秋節傍夜。

古城陷落在蒼茫的暮色里了，軍回站在城堞上，對着那大黃的落日，吹出烏烟底胡笳。

城北的一家低矮的民房里，那個留着一嘴銅絲般的虬髯的紅臉少年，站在坑子上，興奮而低抑地向着環坐在他下面的許多人說話：

「我們的月餅已統統發出去了，我們再不能把它們收回來，而且，餅餡里的通告紙也只能保住短時的祕密，所以我們今夜必須行動了……就在今夜，我們要把壓迫漢人的××子統統殺光，月婆保佑，我們漢人可以透一口自由的空氣了……」

紅臉少年的兩眼霍霍地吐着興奮的鷹隼般深沉的光，他們有臂力的粗手臂上下不停地揮動着，他的喉嚨彷彿一面洪亮的銅鑼，那麼有力地敲打着對方的人們的心扉，使得下面發出一陣低沉憤怒的叫嚷：

「是的，我們要把豬一樣叫我們養着的××畜生殺光！」

「那末，兄弟們！」他用手向下一壓，叫他們靜下來：「我們要去向全城的同胞通知，在今夜三更天，看西城嘴山的紅燈爲號——我們走罷！」於是，矮門里吐出一串人來，四面八方散開去，街道上死一般的岑寂，石板路上響起細碎的脚步聲。

月亮爬上屋頂來了，大地充滿了神祕。秋天的晚上，是秋虫的樂園，螞蚱、蟋蟀、金鈴子，紡績娘的城牆腳邊的草叢里低聲曼唱，披在牆腰上的茅草，在夜空散布着苦澀的氣味，一陣涼風吹過，作出索索的聲音來。

紅燭在家家戶戶的廳堂高燒着，×子們踞坐在高椅上，袒開着烏黑的毛茸茸的胸膛，恣意嘻笑狂飲；年青的婦女們被迫着侍立在旁邊捧酒壺，童男們則跪獻着從廚房里傳來的牛肉和醋醬。

當紅臉少年這一羣從各地再回到矮屋里時，古城里每戶人家都已磨好了他們的菜刀和鋤犁，紅臉少年的弟弟則在他一踏進門檻的當兒，就將從磨石上磨好的剛在地下挖起來的傳家的長劍遞給了他。

三更天，月亮正懸在中空，古城像敷過一層銀粉，生着燦然的光。

千戶府蹲踞在府前街的盡頭，這華麗的建築物在白石的方場上投下一個濃重的龐大的暗影，玻璃明瓦在月光下透出寒光，鉄門早已關閉了，兩隻粗大的銅環也在閃光，幾個全身甲冑的守兵弓着背在踱步。金風傳來一陣桂花的暗香，也傳來一陣絲絃聲和女人的笑聲，千戶旭達儿的賞月的夜宴還沒有完結。

全城的人民接到月餅筒子的字條和紅臉少年的通知，都暗暗地拿好了武器，千萬支日光朝向西城的鶴嘴山，等候那生命的紅燈。

三更已打過一些時了，人們焦急着。

「紅燈！」每個人都暗暗叫起來，鶴嘴山上里然有一盞斗大的紅燈左右舞動着，它像一支沉默的號角，發着無聲的吶喊，呼應着鬥爭，引發血的奔迸。

×子們都還在瞇着醉眼玩弄女人，人們迅雷般快地把他們拖下來斬做二段。

誰在城內放了一把火，焦血的火舌黏向上空，月亮被黑烟整個遮住了，瀉下來些微銀光。

人流像八月里的鬼王潮，從四面八方湧攏來，流向街道，流向小巷，匯集在千戶府外的方場上，男人們舞着從土里挖出來的鈍拙的鎗戟和被殺死的×子們的大砍刀，腳小伶仃的女人們也勇敢地提着火把，小孩子們則用竹竿挑着×子們的血淋淋的腦袋招展着；千戶府外的守兵們早已逃走了，人們的鴻衣在秋風里零碎地吹動，吶喊着，衝撞着，跳躍着，像一羣兇猛的野獸。

「叔伯姑嫂們！」紅臉少年破鑼般的聲音突然以雷霆萬鈞之勢壓倒嘈雜：「我們已把『伍長』們殺光了，現在我們要打進這鐵門去，要把攻了我們不少的血漿的旭達兀這肥猪宰掉，如像這個——一樣！」

紅臉少年的傳家的長劍在月光下一閃，「氣」的一聲，一隻不能逃走的石獅子過了殞，一些碎石紛紛地落下地來。

「好！」震天動地的一聲吼，人流像山洪般向鐵門沖瀉了，掀捲了宏壯的吼聲，千百種武器向着鐵門，柱子般大的巨木撞打着，銅環叫着痛苦，鐵門漸漸支持不住了。

「弟兄們，攻呵，不要放一個×子出來！」又是破鑼般的聲音，他正在架一架長梯，預備向屋頂上打下去。

突然，一陣巨雷般的響聲，鐵門驟然倒塌了，「嗚哇，衝呵！」一聲震撼大地的呼喊，人流像浪濤般衝進門去了。

千戶府被洶湧的人流衝爛了，金碧的屏風被擊破，白玉的碗碟被踐踏着，紫檀烏木的氣具都殘廢了，雕龍畫鳳的紗窗也破碎支解，留在府里供差喚的元兵們都像關在籠子裏的鷄子般切成肉餅了。

當肥豬般的旭達兀千戶被紅臉少年從柴房里的一個木桶中扯出來在千萬把刀槍下切做肉泥的時候，那一年一度的中秋的明月已快沉到鶴嘴山里去了。

阿

木林

陳才譯

六歲那年，阿森就得找職業。

他的父親是開羅城內阿刺伯住區看門的，一天早晨，父親向他說：

『阿森，你每天要吃四碗大豆，可是你六歲了，是你應該自己找生活去的時候；這裏，一把刷子，一盒鞋油，去！去替外國人擦鞋子，滾！……』

他把刷子和鞋油丟給阿森，阿森還不走，他就這麼一脚踢過去！

阿森一手拿刷子，一手拿着鞋油，彷徨地走過金鋪街，又走過賣裝飾品的那些鋪子。

阿森懊惱地老停住脚步，想不去吧，但一想起剛才父親兇狠的一踢，又只得那麼不願意地走向歐洲人的住區。那兒，他找到許多穿皮鞋的外國人。

站在一間靠近大旅館的戲院前面，他懂得許多目前的困難，第一，擦皮鞋的孩子比鞋子來得多，當三五個外國人從旅館走了出來，四五十個拿着刷子和鞋油的小孩便蜂擁着朝他們的腳衝去，阿森每次都勇敢地衝上去，但是只覺得同途者的刷子像雨點密集地打在他的頭上。

整天，可憐的阿森，在歐羅巴住區，接受飢餓和失望，黃昏了，他徘徊在一條行人擁擠的橋上

，用任何犧牲去擦一雙鞋的決定，開始支配他的腦子，當他單獨地走在行人道上，已沒有看見行人的顏臉和衣裳，而只注意着他們的腳。

世界上那麼多的腳，難道就沒有了一雙好讓他減輕飢、餓嗎？忽然，一線光明似的，他發現了一個站着不動在等着電車或馬車的人，但嘗試的結果也只得到一踢或一打……。

清新的黃昏，空氣刺激他饑餓的飢腸！他拿着沉重的刷子，望着那些從鞋店的玻璃窗反射出來的盪惑的刺人光芒的不可得的鞋子，阿森昏迷了。這兒，那兒，近的，遠的，左邊，右邊，腳，腳……全走去了，消逝了，他疲憊無力而昏亂地蹣跚着，他似乎是在一個邪惡的「腳地獄」走着，於他：「所謂天堂麼？該是有雙站着不動的仁慈的腳呢！……」

最後，他失望了，然而當他失望的時候，看！那邊一雙腳，靠近牆的那邊，腳，不動的啊！他猛的他衝去，就開始擦了，動手的時候多麼小心哪！他惶恐地等着那客人的手杖打在他的頭上，可是，這是理想的鞋子，夢想中的鞋子呵：有灰塵的好鞋子呀！安排得好好給阿森擦的，好使他不曾餓死的！這時候，刷子的動作來得更快，更有效和熱心地，在黑暗中把鞋子擦得發亮了，但是阿森還不肯停手，他似乎聽見那鞋主丟給他的叮鏗的錢聲，呵！一角？二角？誰猜得着呢？於是，他想起了那有香味的熱氣騰騰的豌豆，一碗？二碗？對這美味，他的牙床開始動着，預備咀嚼這美味，他突站起來，睜大眼睛看他的第一個顧客的臉，呵！這個人沒有臉孔，假如有呢，也只是那用木頭做成的「廣告人」呵！

絕望了！這絕望的打擊，使阿森滾在地上，哭了！他放聲大哭起來了！

兩個外國人經過，他們操英語問他，阿森哭得更厲害了，聽不着他們的聲音，他用小拳捶着胸當做回答，忽然，一個錢幣滾在地上，他聽見了錢幣好聽的響聲，這兩個外國人邊談邊走了，阿森

慌忙跳起來，拾起錢幣，握緊着，呵！別着急，先猜一猜——幾角錢？一？二？三？，張開手？——五角錢！他喜歡得跳起來，挺着胸，昂首闊步帶着嚴肅的面容走了，他，似乎已變成一個蠻有錢的人了。

他向街上跑去，注視着所有陳列着出售的好東西：大豆，肉片湯，甜的小饅頭……。他不管怎樣餓，故意踱着方步，他覺得需要好好地來一個選擇，究竟那間鋪子有招待他的福氣呢？

他買了一枝香煙，慢慢地走着，吸了一半，弄熄；又買了一杯酒喝，然後在三間不同的鋪子再吃了一個甜饅頭，一滿盤的豆，和一碗熱騰騰的黍，又把剩下的香煙抽完，然後坐在地上，斜着身體靠在柱子上，矇矓地看着來來往往的人，打着甜蜜的瞌睡。這整夜，他夢見自己已經變了個像父親一樣替人家看門的人了！

這一來，阿森找到他的職業，他想：爲什麼一個人要餓着肚皮整天替人家擦鞋呢？假使生活是這麼簡單地，等外國人從戲院門口跑出的時候，在地上滾滾，哭幾聲，就得了……那兒有許多仁慈的外國人會丟幾角錢給苦孩子的！那時他就跳起來，拾起錢，而奇異的外國人一笑，那麼，完了。他一天的工作，就這樣完了！

可是，這把刷子和鞋油還得好好地保存起來，預防着將來有這麼一天：自己長大了，而且也有個兒子，等兒子也六歲了——這年齡是牛羊可擠乳的時候——把兒子叫過來，他也可吮吸着：

「小拔子，每天你得吃我四碗大豆，可是你六歲了，是你自己找生活去的時候，這里，一把刷子，一盒鞋油，去，去替外國人擦鞋子，滾！……」

說完，他就把刷子和鞋油丟過去，並且也來這麼一踢！（B哥拉作）

不懂愛情的爸爸

熊

可憐的爸爸，在他臨死之前一直不懂得甚麼是愛情，雖然爸爸自幼不愁吃的，不愁穿的，而且在二十歲結婚以後到四十歲死的前夕整整二十年中間，他一直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有一位溫和美麗而且能幹的媽，把家庭治理得有條有理，家庭裏邊長着一共三個並不算壞的兒女；但是他，可憐的爸爸一天到晚總是憂鬱着，有時憂鬱以外還透露着不滿——奇怪得很，他實於所有的人和物似乎都覺得不滿、憤怒，對媽是這樣，對天真爛漫的兒女也是這樣，對栽在天井中的秋海棠、菊花以及排在廳子上邊的古瓷花瓶、紅木棹椅之類也一樣露出不滿和憤怒。那張貧血的臉龐經常一點沒有表情，也難得見他說一二句話，就是說了，也不過是「把我的白襯衫拿過來」，或「熊，把這東西拿給媽洗去」之類，但說時臉上仍舊是那麼陰澀，沒有表情，至於家庭間談笑那自然更談不到了。媽對於爸爸這種態度，似乎並不感到怪異或是露出相對的不滿，相反的，她對於爸爸總是那麼和顏悅色，體貼入微；但漸漸地我們知道媽的內心其實並不這樣平靜，祇要看爸爸皺着臉走出門後，媽有時獨自兒站在院子裏凝神，發出微喟，便知道媽內心的苦悶如何在加深了。

記得有一次晚上，爸從外邊回來時，難看的臉上更顯得難看，一跨進門，媽仍舊溫柔的迎過去問他：「晚飯吃過了沒有？」爸狠狠的向媽盯了一眼後，便瘋狂似地把棹子上的茶杯向媽摔過來，接着暴躁的謾罵起來，那樣子的確有點像瘋了，媽初時尚現出驚駭的臉色，但很快就壓抑下去了，她任爸罵着，罵着，一句不肯回答，祇彎下身子把地上茶杯的碎片檢起來放到角落邊，另外去倒了

一杯熱茶遞給爸，爸睬也不睬狠狠地又走出門去了。之後，媽才第一次伏在棹上哭了，而且抽噎着，無疑的，這時媽傷心的不祇是當天晚上的事情啊！這時不知世故的我們兄妹三人，祇是胆小的傍着媽身邊，誰也不想去安慰媽！

可憐的爸爸，他一直也不懂得愛情，也不會理會到媽爲他碎了心！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媽憔悴了，爸也憔悴了許多，但憂澀的臉龐，暴躁的態度，却沒有跟歲月逃跑，這究竟爲了什麼呢？誰破壞了我們中間的愛情呢？媽不知道，我們更無法猜出來。「爸在結婚之前態度雖然嚴肅，但不像現在這樣憂澀，性情更沒有現在這麼暴躁，結婚以後却逐漸變了」；這是媽告訴我們的關於爸的事，「但是結婚以後爲甚麼變成這樣了」？媽沒有回答，祇凝望着前面，兩顆晶瑩的淚珠從媽的眼眶上滑了出來，我們嚇了一跳，再不敢追問下去了。

在一個冬天的晚上，爸病在床上，靠床的一個茶几邊坐着媽，我站着，弟妹偎傍在媽身邊，在黯淡的油燈下，大家苦悶的沈默着，爸在床上吃力反側着。突然，爸咯清了喉嚨，手在床上揮着，意思是叫媽過去把他掖着坐起來，媽過去幫着他坐好，爸張大了疲勞的眼請難得的叫着媽的名字：「琳妹，我覺得十三分對不住了你，二十年了，我們結婚到現在，我一直硬着心腸把你當仇敵，當奴隸看待，你忍受一切，你體貼我，我是明白的，但因爲這樣我就愈覺得對你不住了……咯咯……」爸把喉嚨咯清，又接着說下去，媽低頭在流淚。「琳妹，我也是人，過去我爲甚麼竟一點人性都沒有？你爲了我犧牲一切，忍受一切，我難道不動心？你知道，二十年來我一直在努力壓抑我的人性和撲殺我的人性和我；我自從十九歲高中畢業出來做事情，我受了種種刺激，我開始憎恨人類，憎恨所有的人，就是家裏的妻子兒女也不能例外，我簡直把在外面受到的滿肚子委曲，回到家裏來報復，我真慚愧……」媽開始抽噎起來，爸苦痛的抽出手帕遞給媽，便又把沙啞的話頭接下去：「唉

，琳妹，其實我向你身上採取無辜的報復時，我能够感到滿足嗎？不！不啊！每一次，我見到你受盡百般委曲而一點不想報復的樣子，我不敢把你多瞧，當我故意惡狠狠的走到門外時，我內心總是像火燒一般的難受！結果，我得到的祇是加重心靈的苦痛，憂鬱的心更憂鬱了，暴躁的性情更暴躁了，這幾年來你是知道的。

「現在我才明白了，世界雖然黑暗，但畢竟還留存着『愛』，不管是夫婦之愛、父子之愛、兄弟之愛、朋友之愛、師生之愛、性質是一樣的，而且是同樣可貴的，但我覺悟得太遲了，幸福已經過去了，我錯了，以往我祇看見世界的黑暗面，却不曾見到光明面，我錯了，二十年來我把自已從天堂掉到地獄去……琳妹，不要哭吧，我對不住你，我慚愧……」爸也哽咽着說不下去了。

可憐的爸爸，在他臨死之前一直沒有理會到人類的愛情！

「白花」殘絮

柳 虞 慧

記得是一個寒雨霏霏的初春的早晨，你第一天來到我們那白楊蕭蕭的古剎院落，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戴白花的女郎：你提着一隻手網籃，白跑鞋滿染了黃泥，就這樣匆匆而來，當你在收拾你的寢室的時候，我打從你的室門口溜過，一眼瞥見你正換了行裝，在沙窗口我看到白的花兒，籃的衣領，豐沃的臉上，露着一雙淺過向着我微微的笑。

那時候，我是一個沉默倔強高傲的孩子。

從這一天起，我終覺得我們這兒空氣輕快勻美了，有時候，吐一口氣，我像聽到天空琅琅的鶯

鈴，我明確地覺到春天已提先降臨到我們的院落。

據你說，（這當然是後來說的，我在你的日記中也會見過）：你是早已認識這裏有這樣一個孩子——我不敢說你是爲這孩子才遠來的——那是這一年的前一年夏節的事情：你從鄉間來參加我們的一個什麼大會，那會上不曉有多少青年男子和多少青年女郎，穿着各式的服裝，姍姍地在我們操場上禮堂裏踴躍，後來你們回去，你當時的日記裏這樣記載着你們「姊妹們」的談話：

「你看到大會裏，那個傢伙？——那個驕傲的男孩子？」

「是不是那個一條長長的白色褲子上面有條股紅色絲織背帶絡着一件淺藍襯衫——穿着一雙白膠底鞋，大會裏擔任記錄的，真……男孩子的姿態比我們清妹……！」

「呸！」（你說：）「他沒有同誰說一句話，據說他是個憂鬱的詩人！」（其實這稱呼於這孩子是合稱的）

後來你談到這回事，你不是這樣問我：

「那一次大會你還記得嗎？——記錄先生。」

我說：「我記得看到一個戴白蕊的女郎。」

可是你初來的時候，我何嘗會記得這回事，否則我的心將更要跳得劇烈了。

起初我們不談半句話，吃飯的時候，我們祇不過默默的互看幾眼。後一次我問你：「你從那裏來？」你不響。像要有意報復我的驕傲，祇從鼻孔裏發出一個音來，看了我一眼巴頭專過去了。

從此你琅琅的笑聲就在這古剎院落裏時時飛揚！

有時候你唱歌我也唱歌，不曉誰跟上誰，我們的歌聲就合在一起了。

有時候我朝晨起來，在窗下讀了幾句詩，你在窗外說：

「今天的黃鸝叫得真好聽！」

你笑我，我也笑你。

我們的寢室祇隔了個辦公室。我們的窗前，原來禿枝幹的白楊已括上小小的綠葉了，那柏樹圈的鬱黑色亦染上了新綠，風吹着團團的白楊的小葉，像搖着無數把扇子，整日價蕭蕭作聲，我在這窗前幾許凝睇，追尋藍天上的「希望」，低下頭，我用我的筆在案上塗下抒懷的文字。

在一星期之後的一天，我已在你們的寢室裏搶蕃薯乾吃了。不是嗎？那一天你家裏帶來一點鄉貨，你本請我喫，可是你却頑皮地祇放一片到我手上，我就不客氣攪亂了你的那隻小箱子。這事情我現在還感到太孩子氣了，可是你當時却祇是笑個不住。——（小張，那個可憐的後來患了肺病的小姑娘，她給我們之間的情感拿得日加濃厚了。）

一個月夜，我熱誠地接受了你慷慨的愛情，那隆重的禮物：

從夕陽銜山，山際晚霞飛紅的時候起，我們在屋後小山上走着玩着，我們不談一句正經的話，有話也是一般大人所不願聽的荒唐笑話，你會表現孩子的舞蹈，彎一彎腰，俏皮地笑着，做着，唱着，有時候我看得出神了。——你一定還記得那屋後小山上，有一塊突出的巖石，我們後來常常在這塊石上談荒唐的笑話，同看天邊的飛雲，你常說：「我的家在那座山彎後，假日裏，你去玩嗎？」我搖搖頭，我又問你：我的家在那裏？……這話常使我自己愴然沉默，而博得你溫熱的同情。——然而這都是無意中的事。——

你總還應該記得：那兒好溪的水是澄碧的。我們從小山繞村子走到溪邊，在那古石橋的沙灘上

，我們癡等月兒出來。——你還記得，你一定還記得，那次我們「打水漂兒」，玩皮的我把你的鞋子弄濕了，你嗔了，那樣噘着嘴，我窘了，我俯下身，我用手帕給你拂刷，月兒正在這時候從對面山上起來照到水上，照到沙灘上，照到我倆的身上，你頓時笑了起來，我跌在沙灘上坐下了……。

春假裏，你回家去了，我到城裏去了趟，回到這空空的院落，空空的長長走廊，我覺得世界一切太空虛了，聽了白楊蕭蕭的私語，我的心感到無窮悵惘，我走到你的窗下，我呆呆的在你窗口張望：——然而窗裏是空寂的。

好容易，你竟提早兩天回來了，這真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這院裏的別的人還一個沒有回來。這一天，我正伏在窗口的案頭上出神，驀然我看到白楊古道的圓形門有人進來：一頂小紙傘撐着擱在肩上，白的花兒，黑的長髮，藍的衣服，提着一隻黃色的旅行袋，你珊珊降臨。我瘋狂的跳起來，迎着你，我像做了一個夢，看見綠衣的仙女從天上飛降，……呵，我的心幾乎跳出了喉腔。

問你：你爲什麼提早回來？

你笑着說：記錯了日子，可是，我看出你笑得很勉強，真的，我幾曾料到，你的回來反會帶來我們的憂鬱……？

記得春假前幾天，你家裏帶來一雙紅鞋子，說是給你看式樣的，給小張看見了嚷着說：「清的新娘鞋子哪！於是我也頑皮的打趣你：「要穿紅鞋子了。」你却認正地半嗔半羞的說：沒有的事（誰曉得這回答後來會成我心膾上熱辣的敷藥）我又記得：你有時走進我的室裏拿起我案頭寫着一些孩子氣的話的文稿，你看了會沉默良久，你拍拍我的肩說：別太癡了。——這兩件事在你這次回來之前，在我的思憶裏已經把它沖淡了，然而，如今又深刻地印在腦子裏行動。

我們小別重逢，我却消失了往日的頑皮，靜靜的夜降臨了，在你的室裏一盞黯然的燈下，你向我傾訴了一切，你說：你說有一個未婚夫在昆明的汽車營裏，那是你同鄉的孩子，你說你小學的時候給父親訂了婚的，你說：今年要結婚了……。當時我說：「呵，那是一個正在為國家盡力的男子，一個英雄，我應該祝你幸福，希望你給他安慰和鼓勵！」

你總該明白，那時候，不正是舉國注視着滇緬路的時候嗎？那裏那時候簡直是祖國抗戰的脈膊，那裏的通輸工作是抗戰挺重要的任務，所以我才這樣說，雖然我的內心不無嫉妒。然而你不會相信我這話的本意的：

「英雄？……無賴……」你嗚咽的倒在牀上了，你恨我冷酷！你反對我贈給你「英雄」「幸福」的字眼？你恨我，你怒我，你說：今天是我們最後一次敘談了……。我也禁不住流淚哭了。我倒下的在你的身邊……哭着，哭着，我睡去了。（我不知你是什麼時候睡去的。）

醒來已是一個曙光剛從天空透下的侵晨。你已起來了。窗外風兒抖峭，細雨霏微，白楊被吹打得一片蕭蕭——這是難忘的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

從此我們縱然見面，也不多談笑。——我懷着心頭的痛苦與創傷，為一個想像中為祖國獻身的男兒，我願意犧牲自己，自重地拾起了我的歡笑。

從此我和你的身邊，同時有了監視我們的人了。

有時，我呆呆的在案頭出神，你從窗口拋進一個紙團來：

——祝你早安！

看了你寥寥的這幾個鉛筆字，晚上寂寞，格外會使我感得流淚，而你却又是一個紙團擲進來了。

——安睡吧！好兄弟，追求明日的陽光。

我也同樣的回答你一句：「我永遠愛着你。」

初夏來了，我每於星月之夜站在場子上的鞦韆上，讓鞦韆盪着，唱我的歌，我的歌是從你這兒學來的，一歌又一歌，直到涼風起了，夜色靜了，露水已濕透我的衣服，雲兒遮掩了月兒，……我無一理由的希望這歌聲鑽進你的窗子，送到你的牀上……。

——昨夜的歌聲，喚起我痛苦的記憶我祇有流淚。然而我應該祝你勇敢！（這是最後的一個紙團。）

不久，我就悄悄地走了，你總還應該記得，臨走的前夜，我祇說：

——千情萬緒今夜月，別後依然照好溪！

我走了，正如你所說：追求明日的陽光，收拾起破碎創傷的心，我走了。

一別之後，訊息杳然，秋去了冬又來，春去了夏又到，如今在七百里外的南閩，回嚮往事，依稀如夢，歡若猶在，呵，呵！誰爲我問小山安好，好溪無恙，我願你永遠追隨祖國戰鬥的英雄。然而，我懸懸的心，萬不能讓人間增加一個沉入美好的命運於黯淡的幽淵的罪惡。

祝你無恙，祝你永遠琅琅的笑着！

攝 影 師

菲爾譯

「我要照相，」我說。攝影師冷冷地望着我。他是一個精神萎靡的人，穿着灰色的衣服，有蓬

科學家所特有的遲鈍目光。但在這裏我不想去描寫他。大家都知道攝影師的樣子是怎樣的。

「坐在那邊，等一等，」他說。

我等了一點鐘，讀完了一九〇二年的婦女之友，一九〇二年的女子雜誌和一八八年的嬰孩雜誌。我開始覺得做了一樁不應該的事情，因為帶了一個像我這樣的臉孔是會侵擾攝影師的科學事業的祕密的。

一點鐘後，攝影師開了里邊的門。

「進來，」他嚴肅地說。我走進了攝影室。

「坐下，」攝影師說。

我坐在一幅有太陽光照耀的棉布幕旁邊。

攝影師推動了一架機器（譯者按：此係指攝影機）到室的中央，他便由機後爬進去。

他在里面只有一秒鐘——只够看我一眼——他又出來了，用一根裝了鈎的棒子費力地把棉布幕和玻璃窗打開，顯然發狂地需要光線和空氣。

以後他重新爬到攝影機後面去，把一小塊黑布蓋在頭上。這次我很安靜地在那里。我知道他是在祈禱，也就靜坐着。

最後當攝影師走出來的時候，他現出極嚴肅的樣子且還搖着頭。

「這臉孔完全錯了，」他說

「我曉得，」我安靜地答，「我早就知道了。」

他嘆息了。

「我想……」他說，「你的臉孔最好能有四分之三的豐滿。」

「我也這樣想，」我熱心地說，因為我喜樂地發現這個人也有人性。「你的臉孔也是這樣。其實，許多臉孔乍看起來好像是嚴酷的，狹小的，有限的，但當你使它們得到四分之三的豐滿的時候，它們便顯得寬大，幾乎大得無邊……」

但是攝影師已經充耳不聞。他走過來用雙手抱着我的臉向邊偏斜。我以為他要吻我，便閉了眼睛。

然而我錯了。

他把我的頭儘量扭到旁邊去，以後我站着看它。

他又嘆息了。

「我不喜歡那個頭，」他說。

以後他回到攝影機的後面望了一會。

「把嘴張開一些，」他說。我開始這樣做。

「合攏它，」他連忙說。

以後他又望起來了。

「那對耳朵不好，」他說；「使它們垂下一些。謝謝你。現在那對眼睛，把它們滾到眼皮下。請把雙手放在膝蓋上，再把臉仰高一點。對了，這好得多了。現在把胸膛張大！好！把頸項彎曲——就是這樣——把腰部收縮——哈！把臀部扭向肘節去——好！我還是不喜歡那付臉孔，那是太豐滿了，但是……」

我把全身在椅上旋轉起來。

「不要多說，」我忿怒但是莊嚴地說：「這個臉孔是我的臉孔，這臉孔不是你的而是我的。」

我和它一同活了四十年，我知道它的缺點。我知道它是不像樣的，我知道它不是爲我而構造的；然而它是我的臉孔——我惟一的臉孔！」我自知我的聲調生了變化，但我還是繼續說下去，「像這種的臉孔，我已經知道愛它了。這是我的嘴，不是你的。這對耳朵是我的，若使你的攝影機太狹小……」我開始離座起立。

克拉！

攝影師已經拉動幾紐，把相照下了。我看見那攝影機受了震動後，還在動搖着。

「我想……」攝影師收起雙唇快活地微笑說：「我已經捉住你的最生動的容貌於一剎那間。」
「哼！」我譏刺地說：「容貌，真的嗎？我想你以爲我不能使我的容貌生動吧？但是讓我看看像片。」

「啊，現在不能看見什麼，」他說：「我得先把底片沖洗一下。星期六再來，那時我可以給你看看像片的樣子。」

星期六我又到照相館去。

攝影師招呼我進去。我覺得他比以前更沉靜嚴肅，同時我看他的態度也有相當的得意。

他展開一幀照片的樣張，我們默默地望着照片里的像。

「這是我嗎？」我問道。

「是，」他沉着地說：「這就是你。」說完我們又一同望着照片。

「那對眼睛……」我吞吞吐吐地說：「不大像我的。」

「啊，不，」他答道：「我已經把它修飾了。它們顯得很優美，對嗎？」

「很好，」我說：「但我的眉毛的確不會像這樣的吧？」

「不，」攝影師望了一望我的臉孔說：「眉毛已經換掉了。現在我們有一種方法——*The Dyer's* *Hand*——可以把新眉毛裝上去。在這裏你可以看出我們用了這方法，使眉毛和額脫離關係。我不喜歡人家頭顱上的頭髮生得這樣低。」

「啊，你不喜歡嗎？」我說。

「不喜歡，」他繼續說：「我可不管這些。我要頭髮生得高一些，造成了一條新額線。」

「嘴怎樣呢？」我狠狠地說：「那是我的嗎？」

「那已經修改些，」他說：「你的嘴太低，我覺得不能用它。」

「可是那對耳朵……」我說：「看起來倒很逼真，它們恰像我的耳朵。」

「是的，攝影師沈吟着說：「這不錯；但我可以在像片上把它修好。現在我們有一種方法——*The Sulphuric*——可以把一對耳朵完全弄去。我假想使……」

「注意！」我打斷他的話；我站起使我的怒臉儘量顯露出來，用一種極端輕視的語言幾乎要把那個人當場罵死。「注意！我來這裏爲的是照相——一頓逼肖的像片。我得要一頓和上帝賜給我的臉孔完全相同的像片。我要一頓死後可以給朋友藏起來而使我死後得到安慰的像片。現在我似乎是錯了。因爲我不能達到我的期望。去！繼續你的殘酷工作去！拿你的底片，把它浸在 *Sulphuric* *acid*, *Bronide*, *Oride*, *Cumidine*, 里——隨便什麼都好；把眼睛移動，把嘴改正，把臉孔修好，把雙唇弄好，把領帶加上鮮明的顏色，把背心加以改造。加上一吋的光彩，弄淡它，使它凸起，把它虛飾起來，到你承認完成爲止。然後，當你完成的時候，把它留給你自己和你的朋友們。他們將重視它。在我這是一一個毫無價值的東西。」

我流着眼淚跑出。S. Leacock 作

布

穀

寥

戾

咕咕！咕咕！

半夜里，布穀鳥又啼叫了。

這是多麼淒厲的，悲切的，絕望的聲音呵！

咕咕！咕咕！在半夜里，我被這淒厲的聲音叫醒，於是我再也不能入睡了。

房子是黑暗的，靜寂的，在黑暗中圓睜着兩眼。我正在想，想着，往昔的事……

六年前，我曾經在隔壁的陳舊但却是莊嚴的中學里，過着天真爛漫的學生生活。我們雖然沒有把頭埋進書本，但在月考或季考之前，是會出奇地努力着的，並且因為平時沒有溫習的緣故，我們時常在考前「開夜車」。

熄燈鐘悠揚地響過了很久，監舍的皮鞋聲消滅了，於是在同學們的鼾聲里，我悄悄地溜了起來，摸到一支已經燃過一半的小蠟燭，蹣手蹣足的跑到教室里去。

教室是在二樓，兩旁開放着好幾個大窗，在白天，我們可以從窗口望見附近的叢林和遠處的田野，還有那起伏着的山巒，但夜的窗外是黑暗的。

夜是靜寂的，這樣，我開始在微弱的燭光下讀着明天要考試的課本。

但是一個夜裏，當我正注神於課本上的時候，突然聽見了一聲單調的鳥叫：

咕咕！咕咕！

夜是陰森的，布穀鳥的啼聲尖厲而分明，我放下書本，聽着那使人戰慄的嘶叫。

咕咕！咕咕！這聲音，像是受刑的囚犯在無情的鞭笞下所發出來的號叫，又像是死去丈夫的寡婦伏在靈前幽訴。

聽着，聽着，再也沒有心情去讀那枯燥無味的課本了，礁着窗外的黑暗的天空，聽着布穀鳥的啼叫，我記起了村里人傳說的關於布穀鳥的故事：——

「一個可憐的小媳婦，不斷地遭受着公婆和丈夫的鞭打和責罵……」
故事的展開是悲哀的，婉拆的。敘說的人的臉是陰鬱的，聲音是凄苦的：

「一天，他無言地死了！死了！變成一隻小鳥——布穀鳥。」
講故事的人用低微的戰抖的聲音說：

「布穀鳥在寂寞的黑夜里啼叫着，流着血紅的淚，當她的血淚枯乾了的時候，她寂寞地死去……」

「血淚滴落在杜鵑的花瓣上，杜鵑花變成了紅色……」
於是講故事的人就用怨恨的聲音結束了他的故事：——

「杜鵑花永遠是血紅的……布穀鳥也永遠不息地啼叫着……」
我反覆地記着，想着，童稚的心是怎樣地被悲哀蹂躪着呵！

咕咕！咕咕……

聽着這聲音，我伏在書桌上流淚了。

六年！六年前的事是這樣明顯地排在我的眼前，記得那次我在教室裏睡了一個夜晚，並且就爲了這，我被記了一次大過。

從此，布穀鳥就開始在敏感的無憂的心中留下一條悲哀的烙印。大約是二年後吧！我們升學到又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一個夜晚月亮很好，我和一位朋友散步在月夜的田野里，回來的時候，我們經過一條小小的河堤，突然地，我又聽見了布穀鳥的悲切的啼聲。

向着聲音，我茫然站住。

「什麼？」朋友被我的突然的舉動愣住了。

「你聽！」我指着那布穀鳥啼叫的地方。

「哦！那是布穀。」他漠不關心地說：「在喊着——割麥插禾呢！」
咕咕！咕咕！這聲音離我們很遠。

「我們走吧！」他瞧了瞧錶：「現在已經十一點了！」

但是我並沒有注意他的話，憧憬着，我彷彿在那布穀啼叫的地方瞧見了一個媳婦兒——被公婆鞭打着，輾轉着，嘶叫着的媳婦兒的蒼白的臉。……

「去吧！」

「嗯！……你有沒有瞧見？」我失神囁嚅着。

「什麼？」

「一個可憐的人！」

「一個可憐的人？」他張着兩個圓大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瞧着我。

「是的，一個人家的小媳婦。」

「小媳婦？在那里？」

「那邊——那裏叫著的……」

「哦！」他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是說那隻鳥兒嗎？」

「人家都說布穀鳥是一個可憐的小媳婦變的。」

「……」他沒有回答。

「那麼！」我說：「現在，小媳婦又啼哭了！」

「啼哭了——」聽了我的話的他不知不覺里也轉過頭去，瞧着遠遠的遠方。

咕咕！咕咕……布穀鳥依舊若斷若續的叫着，而且迫近來了。

「啼——哭——了——」他下意識地念着，好久好久，突然轉過頭來：「是的，友，世界上，

可憐的人太多了！」他悲哀地說：「我的媽，他就是其中的一個！」

「你的媽？」

「是——的！」他說着，就在小堤的草地上坐下，我接着也坐在他的身旁。布穀鳥依舊一聲又

一聲地叫着。他的故事開始了：

「我媽是一個童養媳……」

他述說着他爸如何不愛她，公婆如何責罵她，強迫她做一切下流醜和粗笨的工作，他爸如何在酒後鞭打她，用剪刀刺她……

「她受着和布穀鳥同樣的命運，所不同的是她並不會在無情的壓迫下死去了！」他完全溺入悲哀的深淵里去了，他的話是用憤怒而怨恨的聲音說着：

「我的媽，她這可憐的人，她忍受着一切非人的苦難，但她永遠地沒有怨恨！」頓了一頓：「她忍受着一切……除了流淚之外，她沒有說過一句壞話，她只能用眼淚去安慰自己，在白天，在黑

夜……」他一個字一個字地的說着，最後，悄悄地轉過頭去，望着那蒼茫的天際，天是灰白的，月光慘淡地撒在地上，河水汙漫的流着，沒有風，河邊的柳叢動也不動地巍立着。

悲哀襲擊着我，一股熱氣衝上我的喉嚨，我想安慰他，但我已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只緊緊地握住他冰冷的手。

咕咕！咕咕！……什麼都不作聲，只有布穀鳥的尖厲的聲音掠過寂寞的夜空。

沉默了許久，他才慢慢地轉過頭來；

「怎麼你哭了！」

「你也哭了呢！」

在月光下，在他蒼白的臉上，我發現了兩顆晶澄的淚水……

……

以後，我很少聽到布穀鳥的啼叫，也許是因為生活在城市里而且爲了生活而拚命勞碌的緣故吧。

但是，現在我又聽見布穀鳥的哀叫了！在這樣靜寂的深夜里。

咕咕！咕咕！聲音像鉄錘一樣地落在我的心上，我痛苦地坐了起來，點起燈，燃起一支劣質的土煙，這樣，我失眠了。

停住你的哀叫吧！無可奈何的我這樣祝望着，但是——

咕咕！咕咕！……

伴着失眠的人的，這淒厲的叫喊，什麼時候才能停歇呢？……

憶童年

苔 蘚

悼念慈父逝世半週年

誰都說童年的回憶永遠是滿足而甜蜜的，在今日，我回憶起童年的生活來，感到的只有無限的悽楚和酸辛呵！

含着與老年人同樣的性情，每當夜闌人靜之後，喜歡從童年生活的憧憬裏，尋找消逝去的黃金年華，從溫馨的回憶裏朦朧入夢，再由夢境來繼續歡美的季節，在我算是最快樂最甜蜜的了。但如今，自從父親逝世之後，却再不忍去追憶那童年的生活了，唯有的希望是過往的一切能够全部埋葬了吧，但，入究竟是感情的動物呵！每當月明如畫或苦雨孤燈之夜，回憶之神又來扣我的心扉，拒絕吧，但又怎忍拒絕呢？久閉的心扉早又開啓了，它像慈母迎接久別的遊子般地張開了雙臂，讓回憶之神投入它的懷抱，童年的一切又像電影般展開在眼前了。結果呢？在享受到依依膝下的無比甜蜜之後，想起今日的父母雙亡，飄泊無依，失去了天倫的愛，失去了溫暖的太陽，於是苦惱的情緒代替了記憶，淚珠就不由自主地滾出來了，回憶，你能說永遠是甜蜜的嗎？

人家都說「嚴父慈母」，我的父親却與母親一樣地慈愛，對待任何人，很少看見他發怒，就是有時氣極了，也只是放在心裏，絕不拿兒女們出氣。自有記憶以來，母親倒打過幾次，父親却沒有動我一下。記得有一次鄉間溪洪大漲，田裏園裏，一片汪洋，家裏的一隻木划從樑上抬下來了，伯

叔叔哥哥們都坐到划上，撐到街上去買東西，這在小孩的心裏是多麼有趣的玩意兒，也就嚷着要去，母親阻止沒有效果，就請父親出來。那是他一生對我最大一次的發怒了，但也不過罵了幾句而已，並且以後在他自己和哥哥坐在划上時，也帶我出去遊一兩次，心願終於償到了，如今想起來，真應該怎樣感謝我慈愛的父親呵！

七歲開始讀書，在未認識得字以前，爲了哥哥的指引，已經會歪歪斜斜地寫着自己的名字了，親友們見了都交相稱讚，自己也洋洋得意，但那個時候父母親的心裏一定比我更快樂十倍吧！七歲讀了一年書，接連就荒廢了兩三年，其間也曾由父親教着認識一些三字經、千字文之類，並且買了鋼筆藍水等等，另外讀愛、皮、絲、地，但以他那樣地仁慈，怎麼能夠籠住我那喜歡遊玩的心理？兩三年的時間幾乎等於白過了，現在回想起來，當然是懊悔不及的。

享受着家庭的美滿生活是並不長久的，十二歲那年，不幸母親就去世了，這給與父親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母親患的是肺病，記得最後幾個月間，每夜都要坐着咳嗽到半夜三更，才能入睡，醫生診驗後說：那已是進入第三期的肺病了，誰都說難以望好的，但父親却仍是滿懷着希望。他請了縣城一個出名的中醫常川住在家裏，又三天兩頭進城購買水菓、罐頭等等東西，但母親終於閏五月的一天夜裏離開了人間。我自從母親病後，都是跟着一位同屋住的伯母睡覺，那一夜給哭聲驚醒了，聽着父親在隔屋裏哽咽着跟人們說話，知道母親有了變故，吵着到父親的房間裏，父親怕的見了母親的遺體傷心，不讓我進母親的房間去。他斜倚在床上，也拉我上床去，忍着悲傷安慰說：「銑！母親早就會死了！別哭，有爹在這裏……爹愛你的，別哭吧！」那時，像在無邊的黑暗中，我到一盞明燈，從失去的溫暖中，重新拾起溫暖。在無限的悲哀裏，也就稍爲得到一點安慰。小小的心靈，已經曉得父親爲了怕引起我的傷心而強自抑制着他的悲哀，也只好避着父親的視線，暗自揩

着眼淚了，這是第一次在人生大道上嘗着「苦」的滋味，而甜蜜的溫暖的生活，也就從此結束了！

在那一年的夏天裏，父親爲了不忍使兒子再在那種滿佈愁雲慘霧的家庭裏生活下去，便決然讓我到上海去讀書。動身的時候，父親陪着一同進城，備辦一切東西，又怕船中煩悶，特地又買一部小說讓我帶着船上看。同行的還有一位堂兄，在船上打了預備開船的鑼後，父親尙囑咐堂兄許多照顧的話，才戀戀地下了船，於是我第一次離開了故鄉，拋撇了天倫的愛，而開始過流浪的生活了。

那年秋天，父親來一封信說：娶了一位繼母，爲着父親的晚景有靠而感到無限欣喜，但這是極暫時的，那年年終，就得到家中破產的消息，第二年春繼母又死了，這兩個重大的打擊，促使父親加速地趨向蒼老之途。十五歲，回到福州，父親親自到船上來接，從他的額上，可以看到許多因憂傷而增加的皺紋。那時家已搬到城裏來住，從父親身上，重新得到了失去許多的天倫的愛，心中真感到無限的喜慰。

父親平日愛看電影和聽京戲，閩劇是不大歡喜的，同時那個時候他也沒有大心事看這些東西了。但他說我閩劇已好久沒有看了，所以到榕不幾天，就特地陪我到戲院裏去坐了三四小時，又上館子去吃上海所沒有的閩點，這些當時看似十分平常的事情，如今都成爲回憶中辛酸的資料了。

回榕不久，就去投考福州省立中學，自己爲了名落孫山時的臉子有礙，非常關心揭曉的消息，那里曉得父親比我還關心七倍呢？每天，他總要去三牧坊徘徊上幾次。一天，在街上得到了揭曉的消息，連忙去一看自己有了名字之後，想趕快回去報告給父親知道，但他早已看見了，一到家裏，他先對我說：「你考上了！」看到那時父親眉宇間的喜悅，或許比他以前自己投考武備軍校錄取時，還要喜歡得多呢？

是後，每逢考書期間，夜裏稍爲讀得遲一點，父親就催促着去睡覺，他說他不希望他兒子爭取

名次，只要不留級就可以了。爲了兒子的身體是不堪與人們爭名的，分數多不一定就是好的啊！父親可算是世界上唯一能够體貼我的了。

廿七年十一月一日，福州一次大混亂，學校緊急處置，步行西遷，那時感冒尙未痊愈，父親不安心我走，但又阻止不住，避回故鄉後，念念不安，後因時勢緩和，到十一月十六日才隨校遷住沙縣，從此除了廿九年四月回家一次，住了兩天工夫外，就全部是過着流浪的生活了。

所以自母親逝世及今年，在家裏與父親團聚的日子，實際不過十五至十七歲間短短的兩年而已，如今父親也長眠地下了。哥哥與我同是謀食他鄉，今後即有機會回到家裏，從那裏再能得來溫暖，從那裏再能得來天倫之愛？永遠沒有了呵！

自己常常說；人生最苦的無過於無父無母的孤兒了，年紀輕輕，何不幸而做了最苦的人。從今，我是不願回家了，回家只有更增加傷感。唯有遵從父親的囑咐：社會就是學校，從海浪中充實自己的智識，鍛練自己的身體，來替國家盡一點微小的責任，這也許可以稍爲安慰父親在天之靈吧！

汽 車 上

沈霞冰

(一)

大客車載滿了旅客，由汽油車拖它駛出車站的木柵。約模行到五六公尺光景，它怪叫一聲，脫離了汽油車的牽引，像受傷的野豬；一直向黃沙路上狂奔而去。

三十多個旅客，挾帶着許多行李，擁擠得像榨油機裏的木枕。車子一顛一簸地，讓各人的屁股，被震動得叫不出苦來。

行不上二十公里，突然停下來了；司機走到車子後輪旁，顯出無可奈何的神氣，向這輛淘氣的東西搖頭。助手也拿了根鐵桿，東敲西打的弄了一陣。這時候，坐在第二號椅子上的胖子，若無其事地抽起一枝雪茄，用勁的吸了一下，慢吞吞說：「媽的！不是拋錨。」

「不！」一個坐在胖子後面的旅客，把伸出在窗外的頭縮了進來說：「是後胎出毛病。機件可沒有壞，不是仍舊在響嗎？」

「車胎出毛病，還不是同機件出毛病一樣地是拋錨。」第四號坐上一個女的替胖子辯護。

「自然後胎出毛病比較沒有關係。」男的得有理由地辯論說：「後胎是雙胎，壞了一隻仍舊可以……」

「好啦！」胖子扭轉頭來向他白了一眼，歛一歛眉頭：「老鄭！她又不跟你爭理。」

「嘖！我也不跟……」所謂老鄭者，還譏哩咕嚕的說了半句，半句消失在機聲擾雜之中。

「咯咯！」女的斜過眼來向老鄭一瞥，發出輕輕的笑聲。

「阿茵！撒謊嗎？」女的旁邊一個老太婆，張大了睡眠。莫明其妙地問：「沒事！沒事！」阿茵拍拍她母親的肩頭，打趣說：「你盡管睡熟罷，車子暫時休息幾分鐘就要開的。」

(一一)

十幾分鐘以後，車子便起駛。馬達發出不均勻的怒吼，彎彎曲曲的沿着江邊奔騰。司機歪戴着

皮帽子，很純熟地撫動迴輪。全車的命運，都緊握在他的手中；如果一不小心，衝到江裏去，不消說，大家都變成帶骨魚丸。誰的心裏都是這樣想，但誰也不敢將所想的說出來。

不一會，已到達××鎮。前面有一個老太婆立在路旁，雙手向路上亂揮，口裏「啞啦！啞啦！」地高喊。等汽車經過她旁邊時，車底下發出一聲慘叫，原來是一隻小豬獾做了犧牲品。車子像餓狼攫到食物似的一聲猙笑，在前邊車站停了下來。

「阿要糖年糕？」一個小販立刻托着一盤黃褐色的東西到窗洞口。車後捲起的一陣黃灰，隨風撲過來，糖年糕上薄薄的加了一層松花粉。

「哈哈！他媽的！糖年糕有胡椒，不要吃！」一位操北方口音的乘客，推開自己窗洞口的年糕盤。

(三二)

半路上，老鄭像似發現了什麼奇事，快活地叫「密司孫！」聲音之大，使前座客人都轉過頭來看。

孫小姐哆着嘴，似乎問他有什麼事。老鄭便指指車後的五六個客人。孫小姐且理也不理，將嘴一披，頭轉過去了。

老鄭覺得很掃興，但胖子却幽默的說：「啥希奇？大驚小怪的，他們都在禱告上帝呀！」

「禱告什麼？」老鄭頑皮的問：

「禱告什麼！」孫小姐眼睛像閃電的掠過來。「禱告車子不要再拋錨呀！」

「又拋錨嗎？」孫小姐的母親雖然在打盹，可是對於拋錨的字眼特別聽得清楚；她抬頭看看車

子依舊在行動，便將項頸蠕動一下，又開始她一仰一俯的頭部運動。

「哈哈！」老鄭神經質地笑起來。——大概是笑老太婆糊塗！但笑聲驚醒了後面一個坐在蓋上打盹的下巴碰了一響，兩人張大了眼睛，互相會意的一笑。

(四)

快到目的地的時候，孫小姐無聊地打開手提袋，拿出小鏡子一照，驚奇的叫道：「哎呀！這怎麼辦？」她隨手把一方小手帕向頭上臉上亂拂。

「的確西洋化。」老鄭滑稽的說：

原來黃沙路上的灰塵，染得她新燙的頭髮變成灰黃色，活像西洋女子；同時臉上的眉毛睫毛，也變成同一顏色。但臉部祇消用手帕一揩就了事，頭髮却越揩越亂，越亂越黏住。這一來，可急壞了孫小姐，她看看胖子和老鄭也是這樣，便平氣的說：「你們自己還不是和我一樣。」

「至多花二塊錢一洗就沒事。」胖子給她一個白眼。

「至多……」孫小姐爭氣的說；「我也不過二十元。」

「乖乖！多十倍！」老鄭豎起一隻大姆指說：「真是孫府小姐，何等闊氣？咱們公務人員須得坐二天冷板櫬呢？」

「挖苦人家做啥？」孫小姐不高興的回答……

車子到站後，旅客紛紛下車，孫小姐的母親大夢初醒，七衝八跌的下去，被車上郵包一絆，從車門口直撲出來，恰巧撞在胖子身上，胖子搔搔首，向他裝了個鬼臉。

老鄭和孫小姐不約而同的打個「哈哈！」

途次

定言

汽車的馬達在怒吼，人們在擁，在推，在爭，我用了戰士的勇力，從一個窗子爬進入了車廂，起初是坐在人的身上，輕過幾次的鬥爭，幾次的妥協，總算得到了坐位，擠在一個角落裏，四面都是人，都是物，汗從額上流到臉上，沒有去揩牠。

大哥從窗外透進一只麵包來，我吃着，聽着，看着，大哥站在車窗前揮着手和我作別，車子在移動，大哥的臉，身子，漸漸地在退後，我感動得幾乎落淚，我很想跳出車子去和他再握一握手，談幾句知心的話。

車子在霧層中奔路，車廂內也漸漸地在調整，在妥協，太陽慢慢地從天上顯出臉來，我的麵包消盡的時候，我才看清我四週的一切。噢！一個只有一隻脚的勇士，坐在我的左邊；一個英俊的官長，坐在我的右面，前面是兩位小姑娘，一個和我對着面，一個斜依在我的身上，都穿着華麗的真駝毛大衣，她們在望着我笑，我在注意他們的舉動，她們的年紀；她們的心理……

車子是一隻受了傷的牛，忽然不走了！於是我們下去推，推了牠一段，牠自己才肯走，走了一會，牠又停了！停停，走走，推推，一小時的速度還不到十五華里，比壯健的漢子還要走得慢。

依在我身上的姑娘，引起了我的愛戀，我問她：「你姓什麼？」

「我姓金，」她笑着回答我。

「你今年幾歲了？」我再問，「我今天十三歲，但我時常對人家說十二歲，因為我喜歡十二歲

呀！」她從我的身上起來，臉上現出狡美的微笑，活潑地回答我。

「她可是你的妹妹？」我指着坐在我對面的姑娘問她。

「是的！她今天七歲，是我的妹妹。」她說：

「那末你們爲什麼不像呢？」我看了她們一眼，太陽正從窗外射進來，我發現她是一個美麗而可愛的小姑娘，具有瓜子似的臉，星星般的眼睛，她妹妹却是一個圓而豐潤的孩子，一雙小眼睛像車的二隻燈，我奇怪她們的不同，用疑惑的口吻問她。

她沒有說話。

「前面穿大衣的是你的父親吧？」我指向前面椅上的人問她。

「是的！」她說話了！

「傍邊的一定是你的母親了！」我再指着男子傍邊燙髮而摩登的女郎問。

她停了好一會沒有答我，她用眼睛看看我的臉，看看她的妹妹，再看看那前面的女人和男人的背影，然後才慢慢吞吞地說：「不是的！這是妹妹的母親！」

「什麼？那末你的母親呢？」我驚奇地問。

她突然把頭伏在我的膝上，沒有說話。

坐在我對面的孩子用眼睛看着我們，她笑了！笑得是何等的驕傲！何等的刺人！

我把她的頭抬起來一看，啊！她正在流淚！我連忙把她的頭放下。用手在她那美麗的髮上撫摸着。我想：這小小的心靈裏，一定有着不可磨滅的創痕。她失去了母愛，她陷入了孤零，我替她抱同情，我愛她好像愛我自己的妹妹。

夜色慢慢地過來，車子又停了！忽然車子的後輪着了火，正在我們的下面，濃煙從窗外、從車

下，穿到車子內，於是車內的人亂了！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命立刻可以燬滅，坐在我右邊的軍官最勇敢，他穿過了許多人堆，跳窗出去了！依在我身邊的姑娘，被他的腳踢翻！那一對男女，僅搶了坐在我對面的孩子溜出去了！小孩的哭聲，女人的叫聲，男人的跳、堆、擠，把我驚呆了半晌，終於我站起來，抱起倒在車內的姑娘，不顧一切衝出了車廂，透過了濃煙，離開了正在燃燒的車身。勇敢的機師的車匠，把火救滅了！但車子已成廢物，好在離建甌不遠，半小時後，由救濟車的帶動，在寒風、黑暗中進了建甌車站，我和姑娘作別，和慧平租了一個旅店的樓房，過這出人意料之外的一夜！

滿天的濃霧寒風尖尖地刺人，太陽還沒有上山，我和慧平搶上了汽車，車中已全是人氣，在昏濛中我聽見有人在叫我，聲音是異常的清脆，彷彿是小鳥的啼聲，借了從窗外透進來的晨光，我知道我的就是那可愛的姑娘。我連忙把手裏的一包東西遞給她。她站起身來，用小手接了過去，臉上帶着笑，大聲地說：「這裏來！我早已替你留下坐位了！」

我笑了一聲，用力排開阻礙我和物，擠入她爲我留下的坐位。這坐位就是昨天我自己的坐位，她坐在我旁邊，軍官不見了！左邊的傷兵却在向我招呼：「先生早！」

老了的東西，終究是不中用的，我們的車子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拋錨。一次、二次、三次……真討厭，全車的人都在咒罵自己的不幸。

我旁邊的姑娘已和我很熟了！她絲絲地和我說話。她說她們將在建陽住下，她問我是否帶她一樣到建陽去。我一面答復她，一面在想她的母親，她的遭遇。太陽已從窗外透進來，車子的輪已經壞了三次，我沉思着、嘆息着；唉！天下爲什麼都是缺陷呢？

下午三點多鐘，車子才到目的地，我下了車，握了一次金姑娘的手，和慧平匆匆地走了。當我

回頭顧盼的時候，還見她立在車站內看我，臉上帶着失望的微笑！我心中很不忍，也不時回頭去看她。慧平還聲聲地問我：「與她認識嗎？」我沒有回答他。

房東及其太太

亦水

在南平，尋個住處真不容易；托了好些人，總算幸運地找到一個祇容兩個鋪位的小房間。腐蝕了的地板到處充滿着霉氣，泥牆也已漸次剝蝕，屋子實在老了。

一搬進來就知道房東沈先生是位善良的人，尖而瘦的臉上常常帶着歉意的微笑。他是××稅務局的僱員，從廿六年幹到現在還不見升級，新近爲了一個事務員的空位子還上過一張簽呈呢！但當我們提到這事時，他苦笑了：

「還說什麼！祇怪自己沒一個做科長的姊夫。」

×

×

×

「你們這裏屋子雖整脚，房東太太倒是挺時髦的！」
來玩的朋友總是這樣說。

的確，房東太太不僅時髦，並且還有點兒漂亮：波浪式的燙髮，抹上香油，一晃一晃的煞是耀眼；臉蛋兒搭上百花粉，加一點胭脂，配上一副西班牙式的面型，真有點楚楚動人呢！

房東太太非但美，而且會做事：除了買菜、煮飯、管孩子，還替新近自浙江退下來的二三百學

生洗洗衣服；她一整天都是忙碌的。

音韻會打趣似地對沈先生說：

「沈先生真好福氣，有這樣一位太太。」

沈先生笑了笑，這次是一個愜意的微笑：

×

×

×

「這幾天她真忙，洗洗衣，每天也賺上二十多塊錢呢！」

這幾天沈先生的臉色可點難堪。也許因為那浙江來的二三百學生搬走了，無端的損失了每天一十多塊錢的進賬。

一天早晨，沈先生一個人輕輕地踱進我們的房間，閒談了幾句，吞吞吐吐地說：

「×先生，我想向×先生借幾塊錢。」

我感到有些突兀，但我知道，他是個老實人，也就由衷地答應下來。

「明天……明天一準奉還。」

他羞澀似地跨出了門檻，臉上又是那個熟悉的歉意的微笑。

×

×

×

夜半，我被從睡夢中拖了回來。一聲隔壁吵鬧得很：碗聲、談笑聲、咀嚼聲，鬧成一片。哦，房東全家在大宴「全家福」呢！

第二天早晨，好奇心使我拖住了蘭蘭，房東的女兒，問她昨夜的事。她鼓起小嘴巴，咕噥着：

「爸贏了錢呢！」

給她一提醒纔恍悟過來，難怪這幾天來沈先生常常吃過晚飯就跑出去，一直到半夜方纔回來；

而且意外地發現房東太太也是如此：吃了晚飯出去，直到夜深回來。但每次出去總比沈先生遲，回來總比較早些；而且每次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x

x

x

今天一早，沈先生又進來了；這次和上次有點兒兩樣，談了幾句天，他順手拾起拾上的鉛筆，有意無意地在舊報上寫了幾個字：「可否借三十元」，他看看我，又寫道：「明天還。」

想到上次的錢是從房租上退了的，本月份房租早已付清，而且袋裏的確祇剩下三十多塊錢，飯錢是每天要付的；我沒有答應他，祇告訴他我們的困難。他臉孔有點紅，搭訕着道：「本來我可以向內人要，恐怕他又知道我輸了錢……」

綠衣牧羊人

柳 虞 慧

每天晨昏，我總少不得兩度匆匆地穿過那林木蒼鬱的公園。

黃昏，在場子上降過旗，踉蹌地提着個小書袋大踏步下來，回頭看亭樹林木，在夕陽殘照，晚霞飛紅的佈景下，顯得那樣燦爛、靈巧、美麗。我歡喜在這兒依戀地略加徘徊，但有時我却像毫無戀情地，忽忽向那白楊蕭蕭的古道走去，這古道左邊是一帶長長的白粉牆，右面叢草雜生，有一兩個小亭子，孤寂地兀立在那兒；再過去可以看到鐘閣的黃泥牆，這鐘閣大概是一個寺宇吧，那兒有一個板門，在這樣的時候，多次可看到一個綠衣的牧羊人，趕着三五的羊羣，在這板門口消逝他的

背影。

不曉是那一天早晨，陽光出來了，鳥雀在跳躍歌唱，我去趕升旗的晨會，忽忽地穿進這園門里的古道。那雜草叢生中的亭子前，毫不經意地，第一次有一個綠色的衣身映進我的眼簾，於是，我也看到那白的衣的拖着長鬚，頑皮地在撲那綠葉子的小動物了。他們用頭上的角，互相碰着，他們用前脚直立起來，攀到短樹枝上，風吹動羊毛，在陽光下鳥雀的啼唱間，銀鈴似的偶然會啼一聲：「啐——！」那綠衣人坐在亭子前的階石上，低俯着頭；趕羊的竹竿倒在一旁了。我放輕點脚步，想不驚動他，誰知那牧羊人抬起他的頭來了，很快地我看到他還是一個老人：領下也有一蓬羊兒那般長的鬚鬚，他那憂鬱的臉，那雙佈着紅絲的眼，向我瞟了瞟，立刻又俯下頭去了。

這之後，祇要是晴天，早晨我看到牧羊的老人，傍晚我也能看到綠衣的背影消失在那紅牆的板門間。

於是我也於別的時間，特地抽身踱向那兒去。

那兒的陽光格外溫暖，祇要看了那牧羊老人酒醉般地躺在亭前的青草地上呼呼地酣睡。那些小動物却似乎更肆狂了；有時候悠然地舉起拖着長鬚的下頷，看一眼地上的主人：「嗎……哈哈……」又是一聲悠揚的長啼。

某個上午我捧着一本書散步到那裏去，意外地，我看到在牧羊人躺着的身旁還有一個酒瓶。噫，他還是真個醉了。他真是一個神仙，我想；爲了想不驚動他，我轉背坐倒草地上看我的書了，大約剛看了兩頁，猛然耳後一羣扯動艸叢的脚步聲，急回過頭去，那老人醒來了，他正舉起酒瓶在瘋狂地追趕一隻老胡羊，殘酒從倒轉的酒瓶口裏流出來，流得他衣上手上，一滴滴滾到綠絨似的草地上，老胡羊頑皮得很，在一叢小樹前轉了一個圈，頑頑地竄到那面牆角落去了。老人拿着他的酒瓶

瘋也似的跳了起來：「嘿……呀，……」

他頹然地扑倒在地上了，一切沉寂了。

「哈……」

我覆着書沉思了，這老人究竟那兒來的？閉攏眼睛，我記起少年時凝睇過多幻的白雲，像一朵朵的水花捲滾在蔚色的海裏；有時變成無數狂馬奔馳，有時又變成仙女舞蹈，但最多的景像，却是一個白鬚髮的老翁，牧着一羣綿綿無際的白羊，風似乎在羊毛的白海裏掀起微微的波浪。

像中國歷史上的蘇武，

這豈就是他嗎？

他的臉是憂鬱的。有一天，我看到琅琅的在讀一本線裝書，讀得真有興緻。——我在離他一丈多遠的草地上坐著，注視着他和他的羊羣。突然，他像瞥見了什麼，把那卷書急急的塞進褲袋裏，站了起來，從未見過的那樣正經的拿起了那根長長的羊鞭子。

我疑惑地不知所以，兩眼也向曾經給他一瞥的方向射去：那是鐘閣的紅牆，在那紅牆一角的板門口，不曉什麼時候站着一個光頭禿頂眼睛發光的和尚。

「砰」的一聲板門合上了，和尚的影子消失了。

像響應着這合門聲似的，牧羊老兒又坐到草地上。

這兩天，晨昏我走過那草園，任早日如何燦爛，任晚霞如何給那綠蔭亭榭排佈成一幅媚人的圖畫，我總覺得這兒缺少了什麼？這兒失去了什麼了……？

第三天我又看到這兒的羊羣：：在一個黑皂衣光頭禿頂的年青和尚的鞭子前。我驚奇了，心想：『和尚看羊——』於是我方始想到我已兩天不見那綠衣牧羊人了。

我怕見那牧羊的和尙，我怕那冷寂寂站着的黑影子。

我怕聽「嗎——」羊的長號，那長號已失去從前的頑皮，看那小動物顫動的眼角，那長號簡直已是淒哀的呼籲。

一天中午，我乘沒和尙的影子時候，我走到那個亭子裏去，這亭子畔已多日消失綠衣牧羊老人的影了，祇有羊兒每天還有一二聲悠然淒寂的長啼。我要尋覓那有鬚鬚的綠衣牧羊人的蹤跡。像詩人憑弔一件故物，像偵探家偵察一件祕密，在亭子的廊柱上，我看到幾行歪歪斜斜的字：

老楊老楊，天天牧羊，收了羊兒，挨和尙打！

和尙不給老楊吃飯，老楊醉汹汹在地上睡覺。

和尙囤積生產，老楊看不上眼；

打破你山門金剛，不給你餵豬看羊。

噯呀！噯呀！

和尙吃羊肉，老楊被官捉。

同 鄉

施舒予

孫嘉，是個流浪的青年學生。他的一顆幼穉，充滿着希望和憧憬的心，竟被他的同鄉射傷了。他惘然地摸着世界的邊緣，他覺得「生」底可悲。

有一個姓黃的是他的同鄉，在衡陽經營着旅館和茶館的營業，只不過短短的兩年時光，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大發戶，以前寒酸和卑屈的態度消失了。富有，放縱，傲慢的生活在他的新興的得意事業上發展開去，浪漫不拘地進行着。孫嘉並不很熟悉他不過他記得他曾經很鄙微地拘謹地稱孫嘉是「少爺」的。孫嘉的父親給他籌過第一次流浪到衡陽的款子，他因之走了一次「私」，以後一種如意的經營在他謹慎的態度中和諧地進行着了。孫嘉本來是恨不容易爲念到他的。這一會，都把他描成一個希望的象徵了，孫嘉的幾個同學竟都一起病着，他不猶豫地搭上曲江開赴衡陽的火車。身邊僅有的一點旅費不惜作孤注之一擲。

當敵人流竄贛東時，孫嘉從臨川逃出，和幾個同學流亡到曲江，曲江的青年招待所收容了他們。飢寒、疾病和苦痛追逐着他們。他們想到苦難的家，苦難的自己，淚珠常常流下來。

火車行到衡陽的時候，孫嘉的悲劇就揭了幕。

衡陽姓黃的同鄉，連他的父親也說不認識，雖然孫嘉看得很是清楚，他仍是一個濃眉毛下有一對帶着有刺眼睛的矮胖子，要是他能忍不住「撲噴」一笑，便什麼誤會都煙消雲散。可是他始終儼乎其然，迫得孫嘉的信念完全動搖，當然更談不到他心裏的哀衷了。

這樣的失望對於孫嘉好像是一個荒唐的夢，他不能承認却必須承認這是一件活鮮鮮的滑稽的事。他覺得或許說話不够引出他的留意，或許他發生了誤會。在衝心一步步地挨着，想着。最後他原諒了他，了解了他。他發覺了祕密：「因爲——他是個商人，他可以把真貨冒充假貨，真事當做假事的。」

孫嘉求援失望，身無半分，而一聲聲火車的汽笛吼聲，使他的脚步開始急促和零亂。現在對於他只有一个希望也只有一个允許——他應當在今夜乘當班的火車回到曲江，回到那流浪者的安樂窩

去。那裏，沒有蚊帳的牀舖上，蚊子不憚煩地等候着他。

回到車站，客車在五分鐘前已經開行。

他感覺得飢餓和失望的煎炙，心，只疲憊和麻木地跳着，眼前現出一個個黑圈。

太陽離開四周的雲頭沉入地平線去了。雲被鞭得很痛，血淋淋地，呻吟着在空中造成繁響。

車輪在鐵道上像小土坵般的發黑；敞蓋的貨車像沒頭的鍊子一長串地拖延着，堆在泥地上的斷鐵軌，破道木，和被敵機炸毀的被車廂本是散亂和無秩序，現在被夜霧漫漫凝成一個大的輪廓。機關車冒着白煙，百忙地在幾條軌道上跑着。岔道夫跑過來又跑去，叫子的聲音由遠處咳——咳——輕微地拖長着。這是一個戰時交通樞紐的寫景，它充滿着興奮的刺激力量，但孫嘉沮喪着。

落日的餘光向大地祝福幾句，兀自的消失了。這時有一輛倒車被推到站台附近，機關車完畢任務，隨即拋了這輛敞蓋的貨車長嘯一聲，越谷——越谷——越各地開到看不見的黑暗裏去了。

貨車大約有二、三節，米包堆得高高的，上面有用竹做的蓬帳。有幾處乳黃的米粒從米包的破口漏出來。大約每兩節貨車上有一個三角形的蓬帳，做守望米包用的。那裏可容二個人直躺下去。當貨車在站台前停下來時，幾個灰色服裝的押運兵跳下車來，帶着沉重，疲憊的臉色在車旁巡邏，幾處破口的米包他們只摸了一下就走過去了。

不久，押運兵聚成了不需要的一羣，吐着朦朧的句子，有時發出數片的爭論——他們爭論的大約是女人和金錢。有幾個和車站小販咕嚕着，幾個繼續地談下去，談話的聲音中充滿着臨川人的腔調。

孫嘉加入了這必要的一羣，他訴說了他的不幸，年青的押運兵——也是臨川人，他的肩膀上——答應他乘這貨車到曲江去。孫嘉的心裏立即感覺到溫暖。他急不容緩地爬上車去。

車快開行的時候，有兩個陌生的人衝上車來，傍着他坐下，口裏只叫着：「咱們同鄉，咱們同鄉。」——但是這完全不是他同鄉的口音。孫嘉被全身的心事拌擾着，而且可否答應他乘這便車完全不是他的事情。

「不必疑心。」

於是——他們相安無事，也不再說話。

火車頭上強烈的燈光刺向黑暗。米包已混然一體數不清楚，坐在米包上的三個人也混然一體，白晝間的熱空氣被夜間的寒濕冷卻成了露珠灑到人體上，車上和地上。

火車馳過五六個站以後，在一個小站面前停歇下來，車頭停在小車站的站台前，因為這車行列很長，孫嘉坐着的一節正落在黑漆上的田野裏。他忍受着夜間的寒冷。

吱——吱——吱——站長在遠遠地吹哨子了。火車後備一下要開行了。坐在孫嘉身邊的二個「同鄉」立即跳下車去。

勃——勃——勃——三個米包立即被他們從敞蓋的貨車上拉落到軌道旁，火車已經越各——越各……地向前開行了。

孫嘉渾身抖動一下，他想狂叫，叫醒睡在離開不遠篷帳中的同鄉們，但是他如亂夢中一樣地不能叫喊。

「這不關我的事。我的事很簡單：只搭車到曲江。」

他的緊張不久就在他麻痺和思瞌睡無力反抗的情形下消弛了。

到了曲江天色已經大明。火車在暖烘烘的早晨裏急馳着。孫嘉的同鄉——押運兵們——也起來巡邏。這時的孫嘉，快被飢餓、困憊、瞌睡……磨折得失去知覺，他並不和他們招呼。

押運兵帶着習慣的警覺性發覺車旁的米包生了一個缺洞。

「——呢，大約三包。」

的確。

「——同鄉呢？」

是他。

曲江到了，同鄉們把孫嘉押下車去。他們氣壯理直般地對憲兵說了許多話。憲兵從孫嘉破舊的衣服上面證明了他的人格。

孫嘉在困憊、飢餓、瞌睡的困擾中，半昏迷的狀態中沒有他的思想和辯護。

——走！賊。——憲兵呵叱着。

「我是一個賊證。只少可以證明我的同鄉們不是監守自盜的。在我仍是一樣：不過把收容所的無帳舖地搬到監獄裏吧了。」

「爲了同鄉，我不需辯護。」

於是——他跟着憲兵走了。

病

鍾能華

由於朋友的囑託，我陪他進××醫院去。發青的臉，陰氣沉沉地，瞳孔黯弱無光，深深地陷在眼眶里，配着一副瘦削的身材。他是那麼的可怕，我幾乎怕接近他。

他的同事們說他從午後起就東跑西走，胡言亂語，也聽不清是說什麼話，夜里須有人守住他，否則，他也像日里一樣，東跑西走，嘴疲乏地哼着聽不懂的言語。看來病是極重的了。

我用手按一下他的腦袋，溫度不高。他還認得我，低聲地用他那夾着江西音的普通話向我訴說着。我只明白一句：那就是他對自己的病發作時的行動不知道。

「那顯然是患了內熱病，也許平時是受了什麼刺激罷。」我想着。

從他的工作地點到××醫院，十足有三里路。走到時，他說有些發昏了，我再攙住他爬上斜登的石階，到了山頂。那是掛特別號的地方。我叫他在待診室坐下來，一面我跑去掛號及探詢住院的手續。

醫師允許住了院再存細的診治。一切手續辦妥後，上午已經過去。他進了病房，我就回來了，帶着一個恐怖而難以泯滅的印象，浮現在腦海中。

我們正在計議着預備拿面盆，襯衣褲等送去，勤工傳說他回來了。

他跨着踉蹌的步伐，東倒西歪地走來。我驚異了：

「進了院爲什麼又出來了呢？」

倒是他首先向我點一點頭，接着射過來一眼帶着感激而陰森的目光。

朋友用江西話問他，他也就回答了幾句。朋友皺了皺眉。

晚上，他睡在我的對面。

我幾乎全夜爲他的夢囈而合不攏眼，我對他不用說已發生了恐懼！

「他將做些什麼呢？在這靜寂的夜里。」

我想蒙着被睡，但有時我又探頭望出去，看他有什麼動靜。

起先他只是安靜地躺着，夢囈着。一會兒，桌子上明亮起來。他已坐在床沿，停了一會，忽然他大聲地喊着：

「我來了！」

接着他離開了床一手拿着洋燭，迅捷地跑下樓去，接着廚房吱吱地響了，大概門已被他推開。我靜待着即將到來的變化。

「江先生！做什麼呀！」

那是勤工的聲音。——沒有回答。

後來，他回到樓上，却又匆匆地向另一個方向衝去。朋友亦被驚醒了，披着一件上衣出來喝住他：

「……………」

「……………」

他們講着江西話。終於他回到原來的床鋪。朋友命令他安靜地睡着，他也照說的做了。同時，朋友回頭向我說：他是在想着家，剛才聽到了他父親的叫喚，才起身來找尋的。……平時他耳朵本有點聾，病了更……」他爲了娃兒的病而焦慮了。

他在浙江工作了將近二年，老家淪陷了，現在在一所陌生的機關里工作。唉，這是流浪人的不幸嗎！

我幾乎沒有心緒來形容，第二天早晨他病況的劇烈。他厥了氣，脈膊十分微弱地跳着，大腿以

下已冰冷了，好幾次挺直了身軀，咬緊牙關，瀕乎最危急的境況。幸虧朋友爲他在鼻管下死命的揪住，滑把他的上身豎直着，使身體成爲直三角形。我則呆立着，不知做什麼才好。我沒有經歷過如此的場合。

過了好久，他才安靜地睡着了。叫了人把他擡回醫院里。

護士及醫師對病人時撞自離院提出質問。我們沒有把正當的理由說出來，只得表示歉意，經過幾番交涉，才允許由我們派人看守。

每天我跑上去看他，他依然把那帶着感激和陰森的目光瞧我，或說着微弱的話，我只能聽懂一半。看護告訴我，第二三夜裏，已不再東奔西走胡言亂語了。

我由衷地爲他祝福，一個流浪人是不該在異鄉被病魔糾纏的。

一星期後，總算復原了。朋友仍叫我陪回去。

在路上，他對我表示十分感謝。接着送來一陣那帶有感激和陰森的目光。可是，那已經明亮得多了。

強 弱 音

鄭長椿

初被拋出愛圈的人，是懷着有最沉痛的悲哀！

而流浪的開端却洋溢着狂奔的豪情。

「不值得惋惜，不值得流淚，更不值得如許之追念！爲了這寡情的女子；不，下流的蕩婦。」

流浪者輕敲失戀人的肩膀，誠摯地慰撫他。

「然而，然而……。」失戀人的咽喉驟然阻塞了。

「然而；甚麼呢？」

「然而，如今我的歡娛，我的幸福，正如逝去的春光，再也喚不回來了，再也喚不回來了！」
「不，春光的背後隱存着春光，歡娛的後面更有歡娛，不過中間被一幃黑幕所隔住了。前者既逝，何必再殷殷遺憾呢？你須奮力！勇敢地把這一幃黑幕撕開；你的春光，你的幸福，豈不是又重新地潤淋漓的人生嗎？」

「可是一切都改觀了！」

「那算得甚麼？人事滄桑，自古已然；過去的讓它過去吧，而嚴肅的現在和閃亮的未來，絕對不能夠讓那過去的塵埃所遮蔽。」

「話固然如此，畢竟我永遠是我，我的真情、我的熱摯、我的愛、我的恨，永遠地從我底滾熱的心田裏湧湧而出，真情與熱摯的血液；化作愛與恨變溢的淚泉，淚泉里跳動着眷念之珠，滔滔迸流……。」

「那麼，就讓它流吧，真情地流吧！但我告訴你，當你淚竭人疲的時候；你重來敲動你友情之門，你的朋友永遠地在等待你，永遠地伸着臂膀歡迎你，再會吧，我的朋友！我重踏上我流浪的旅途，去尋求我的慰藉，尋求我的幸福！」流浪人去了。

歲月從流浪人的脚下默默流去，飄零之痕跡在流浪人的生命史上連綿渲染，流浪人曾經有數不盡板橋與野店之晨，冷月與寒星之夜，流浪人曾經起了詩人的感懷，作了壯士的高歌，然而在長途

跌跌落落的旅途上，一切都使流浪人感到空虛淒寂……宇宙呵！人生呵！流浪人仍是處處飄零……一個黃昏，夜的翅膀開始輕拍的時候。

「流浪的人呵！前面是荒涼的山道，沒有屋舍，沒有村莊；這里已替你安排好舒適的床榻，甜蜜的酒漿，你放下你的行囊，暫且安息在這個地方」。旅邸主人殷勤地挽留這天涯浪跡的流浪人。

「意深情亦深，感謝主人心；流浪人到處遭白眼，而今宵呵！旅邸的主人呵！你却是空谷的足音」。

高燃的紅燭，散發出溫馨的氣息，在室內縈迴盪漾，少女的纖手般輕輕地撫摩着旅人散髮，撫摩着旅人疲憊的心。

這裏的古凳安息着流浪者疲乏的肢體，這裏的酒漿喚回流浪者昔日的熱情。

「慰寂呵！刹那的慰寂呵！」流浪人用簪子輕敲酒杯喃喃地自語：「流浪過天之涯，地之角，什麼是我終極之目標？什麼是我永遠之慰安？事業麼，女人麼，地位麼？這都是世俗的煩惱，糾人的謎網！」

「爲了生你應勇敢地接受世俗的煩惱」！一種低微的回答從縫隙中漏進，柴扉徐徐地開了，一個幽靈似的人影跨進門限來：「漫無目的的浪遊，永達得不到長久的慰安」！

「你的誰」？流浪人恐怖地擎起紅燭。

「是曾經沐浴在你友情潔光里的失戀人——幾年的飄零，失戀人的形兒已變成鬼樣猙獰，但心兒却仍如昔日的堅貞，而你，流浪的人呢」？

「呵——變了」。流浪人凝視了許久，廢然垂下頭來。

「失戀人，淚已竭，人已疲，而今來敲動友情之門，祈求我的朋友給我一點慰安」！人影在燭

光底下逐漸顯明，失戀人的聲音沉緩而淒清。

「如今，流浪人已染上悲哀的色彩了，祈求慰安麼？惟有嚥下這杯藥樣的苦酒！」流浪者抬起頭來，他的眼角嵌着兩顆晶瑩的淚珠，潤溼的眼睛說出他的淒情。

「失戀人爲了追尋失去的歡娛，而走遍天涯，你爲了什麼奔走風塵呢？什麼是你的尋求？你終年流浪而你得到了什麼？在流浪中你的豪氣已成冰消，你的熱情化作悲涼之哀曲，什麼是你所開的花？什麼是你所結的果？」失戀人用最強音激勸了流浪者的衷情！閃耀的淚珠滴在泛紅的酒杯裏打滾。

「告訴你，生命的真諦，是在於尋求長久的慰安，事業，地位，女人，不錯，這是人生唯一的慰藉；所以人們不惜以最沉痛的苦楚去換取這些慰藉，可是，在追求撲空而且絕望的時候，惟有把靈魂寄託在宗教上，祈取慰安，或者走上人生最後的一條路，那便是永恆的休息。無目的底浪遊永遠是孤寂而且空虛的呵！譬如我吧，爲了尋求失去的戀人，我不知道受盡了多少苦難，落下多少辛酸的眼淚，然而我還要邁進尋求，因爲我知道我自己還沒有到絕望的時候，我還有我的憧憬，我的憧憬是我底已失去的戀人能够重歸我的懷抱里……」。

「縱使能够重歸你的懷抱，可是她已經不愛了你。」

「不，我還要竭盡我的所能使她快樂，使她得到了幸福，而且我對於她的不名譽行爲，完全寬恕……我要把她從前愛我的熱情重新召喚回來！」

「這未免過於癡情了。」

「惟有癡情的人，才能嘗到人生的真味！」

「真味——這桌上的酒漿才是人生的真味，飲吧，失戀的人！你太激動了，你須安息，你須沉

幻夢的失落

默；現在讓我們在沉默中痛飲，在沉默中思索，也許在沉默中能夠思索出人生之謎。」
燭光悄悄地點淡下去；兩個人各懷了不同的情緒，啞默地暢飲着一連串的苦酒，風翻開窗帘，
柔弱的微光不自主地起了戰慄。

.....

「曾經是桃花鮮豔的春天里

那時她的臉紅得比桃花更媚

紫迴瀾濱，依依垂柳

柳絲拂蕩夢樣飄渺

她錯轉在情郎的臂膀上

輕盈的秀髮與豔陽芳草相映燦爛

夢裏呼喚喚來溫馨的狂吻

親愛的情郎割出心兒獻送

枝頭的紅香正怡蕩微風

祝福情侶的愛永保青春」

.....

窗帘外面忽然飄拂着迷人的歌曲，低頭對酌的人不再沉默了，一種記憶敞開失戀人的心門。

「聽！這是有麼歌曲唱得這樣醉人」？失戀人放下酒盅，踉蹌地走向窗前，伸手拉開灰色的窗

帘。

「是被人遺棄的賣唱的女人；追述她已往的美麗的故事」。流浪者似答非答地說。

「我也曾有過這一段美麗的故事——這歌曲是回憶麼？是熱望麼？」失戀人迷惘地說，他遙望着遠處的蒼穹，黑茫茫的雲影交織成他的遐思。

「當桃花落遍了天涯

女郎的心如繽紛的花瓣

她推開情郎的手臂

讓不幸的男子憔悴流離

她把愛情轉贈給不忠實的浪子

那浪子却支配她的靈魂和肉體

幾度風雨雲烟

不忠實的愛失去鮮妍」

失戀的人熱淚禁不住又從久已枯竭的眼眶裏湧出……。

「我也曾像那不幸的男子一樣被戀人推開，如今，比歌曲的節奏更是憔悴了」。

「到了秋清景冷落

浪子拋棄她正如她拋棄情郎

被摧殘的軀體失去昔日嬌豔

從此她淪落天涯

一把琴，一掬淚

「……………」

在寒流盪盪的天空中，賣唱婦的歌聲變得異樣淒涼。

這歌聲好像曾經聆聽過，記得是在什麼時候？……我記得是在那三月的朝晨里，也是那桃花開得燦爛的時候，我捧着一束花朵從桃林的邊緣漫步而入，而她穿着綠色的寢衣在花叢里徘徊低唱那婉媚的清音，正如今夜窗外的歌聲，但是，不似如此的悲涼……」。失戀人憑窗追憶，那歌曲好似深夜的涼露沁入他的心腑，歌聲漸去漸遠，失戀人的心潮一起一伏：「也許這歌唱的婦人，正在追念曾經被她所遺棄的男子，這男子就像我一樣的失戀人，也許有一天：她重逢着那個男子，那男子仍然張開手臂歡迎她，他對於她的錯誤，永遠地寬恕，永遠地赦免，於是她又重投他的懷抱里，她流着懺悔的眼淚，那眼淚和他感動的眼淚交流在一道……感謝上帝，祝福這一對不幸的男女！」

失戀人的眼前閃耀着一道希望的光芒，他深深地激動了，他的血液幾乎要從血管里漲裂出來，他回首對着流浪者激昂地說：

「再會吧，流浪人！在這狹隘的房間外面，有我戀人的足跡。再會吧，流浪人！我要在這茫茫的黑夜里追尋我的光芒。再會吧，在天的一方！」

失戀者向流浪人深深鞠了一個躬，毅然跨出黯淡的房間。

流浪者心里感到一陣空虛，無盡頭的飄泊和慘淡的生涯使他的情緒變得格外的淒愴，已往的狂奔之豪情像凋零的落葉。「無目的地浪遊永遠是孤寂而空虛的呵！」他咀嚼着失戀人的警語。一種難言的悲哀襲入他的胸懷，最後他感傷地伏在桌上嗚咽。

一九四三年——秋

無恥的上海！

黃皮書

序幕

良鄉栗子，澄湖大蟹，廣東月餅，蘇州細點，葡萄酒，威士忌，冰淇淋，天津香梨，青島蘋果，法蘭絨西裝，短大衣，淡黃色皮鞋，鐵克司旗袍，火姆斯本大衣，香港人字呢……

天空青藍，高高的，微微的風吹動着，花花綠綠的廣告，虹霓燈閃爍着「秋季大廉價」的字牌，驕傲地掛在半空，……

——一九四三年的秋——到了上海，這罪惡無恥的地獄。

舞榭

迷人的燈光，醉人的音樂，擺動的蛇腰，瘋狂擁抱，酒烟的沉緬。

白制服的洋琴鬼，揮着手，搖動着臂，拉出美曼的旋律，在凡亞鈴，吉他，斐啞那包圍下，麥格風前有桃紅色的姑娘唱着「秋靜靜地徘徊……」

深夜，拖着疲倦的身子，挾着水蛇般的細軟柔腰，一輛一輛的三輪車在黯淡的街燈下，流過去，消逝了。

酒樓

「來，來，來，再來一杯！」

「不，實在不行，對不起！」

「講什末話，這樣的深涼天氣，這樣的美麗月夜，真是好景難再，就是醉了，也樂個今朝有酒今朝醉，再打個電話，到陶陶，皇后，夜來香……」

「不，實在對不起，我明天還有要事。」

「什末要緊事……這年頭，得快樂且快樂，只要有女人……浮生若夢，爲歡幾何？」
德國牛排，葡萄牙火鷄的香味下，杯子又在笑聲中，碰了一下，乾完了。

賭場

「開，開呀，么二四，七點小，」尖銳的女人高音在顫抖，在吞沒着各個人的「命運」！

「這一次一定是連小！」

「不，連開四把小了——我說這一次會來大。」

「……………」

雖然秋天的天氣，還加上電風扇不住地飛轉着。但是人們仍舊在流着汗，不住地在流着急汗，流着熱汗、流着冷汗，臉孔好似喝酒的一樣紅。

「開呀，開，雙五六，十六點，大呀。」

押大的，收下用過來的鈔票，露出得意的微笑，押小的又抖擻着把僅有的一疊鈔票下去。
「命運」就是這樣地安排人走上自殺，搶劫，偷盜的道路上去。

公園

紅紅綠綠，年青的，蒼蒼的，女，躺在長椅上，坐在草場上，微微的涼風吹動着，明月高高地照着，草叢裏飛起一陣笑聲，男音的，女音的，密林下飄起一片歡聲，輕輕地軟軟地……妹呀妹，請你放心……」

「白小姐，明兒七點鐘來嗎？」

「密司脫徐，你有空吧！」

「我有空的，有空的，你呢？」

「當然也來！」

「下雨呢？」

「也來！」

夜深了，月亮更明了，樹影下，草叢中，真是「良宵花弄月」。

戲院

「容滿」！

「快樂天使」，「第一代」，「雁南歸」，「愛我今宵」，「生死劫」……

門口、門裏、門外、擠滿着人，紛的香味，肉的氣息。售票處包圍了幾十層的肉牆，流着汗的售票年輕女郎，不寧地揮着玉臂，票子在不斷地扯下來。

「花樓五張！」

「樓上七張！」

「二張樓下！」

「賣完！」

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五十元，閃電間完成了任務。

棉布

「棉紗收買統制！」

「囤積者處死刑！」

這樣，百貨商店，呢絨染織廠，也趁勢地來一下「秋季大廉價」，「秋季大犧牲」。門外，門裏，剪刀聲、女人聲、尺聲、鈔票聲……

一方面雖「備貨充足，繼續犧牲。」另一方面却也有「向隅顧客，明天請早。」

尾聲

藥房也廉價了，秋天進補，真是千金難再。可是馬路邊已開始有凍死人的發現。

馬路上流動着各種不同的人頭，各種不同的秋裝，和各種不同的身段。

學生們，匆匆地由「沙丁魚罐」的電車裏跳下，舊書店裏又堆滿着人。

「小學四年級國語每冊三十元！」老闆傲傲地叫。

「二十元賣吧！」一個小孩子在「無知」地還價。

「儂到垃圾桶裏找找，還不要一個銅板。」

秋風吹過一陣塵埃，塵埃夾雜着罪惡的細菌。「秋老虎」又降臨到上海人的身上了。

秋！一九四三年的——秋！更無恥的！

